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一

乾道壬辰南歸錄

宋 周必大 撰

起是年二月丙辰止六月庚申

乾道壬辰二月乙卯予任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
院同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坐不草新除簽書樞密張說
王之奇不允詔與在外宮觀

丙辰黎明受省劄即登車道逢周元時詹事小語徑出

北關杭一葦疾馳三十里至赤岬高亭峰登岬百餘步
候館徧福院送客無由可至惟湯朝美主簿相訪於此
晚以小車行數里入崇先院蓋顯仁皇后功德院也觀
韋王淵及其二子謙謹墳寺中梅零落桃爛熳郁李芬芳
城中略不知春色寺創於清了禪師即所謂真歇和尚
者今無主僧與知事淨雲共菜飯而歸大風曹大亨自
城來云臺諫今早上殿且以副本納張樞密午間有旨
召王希呂還且趣予歸

丁巳早赴主僧飯晚講師等顏招飯夜大兄挈孥累自城中來遂登平江便舟聞李衡改除左史王希呂亦改宮觀風雨大作雷電

戊午社早冒雨行十餘里至桐扣宋宇彥企知縣居北同大兄房仲寶七四甥及家人輩行四里許至佛日山淨慧禪院為外舅作忌辰乃知晉臨平岼崩得石鼓張華以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響聞數里即此地也近世訛為同口失之矣寺不經兵火面對黃鶴峰有清冷

一擊寺軒庫堂後有池池中有渥洼泉出石罅中東坡
嘗題五絕句所謂東鹿雲根露角牙細泉咽咽走金沙
不堪土肉藏山骨未放蒼龍浴渥洼者是也堂上有熙
寧七年八月送陳述古赴南京時留題真蹟又輪藏刻
天宮寶藏四字相傳元祐四年出師時所書長老不在
有僧慧舉字舉直姓朱氏父祖皆仕宦頗能詩住庵在
數里間聞予入山來相伴齋罷復登舟房親尚甥自此
相別宿臨平

己未雨早行三十里過長安間十里宿

庚申雨止早行過崇德縣又十八里至石門登新創東
嶽廟頗雄壯傍有接待院道遇安豐守張士元直閣入
謁來謁辭以疾晚宿永樂鋪

辛酉早行至本覺寺登岼觀覽即古樵李也舊號小蘆
今遺基可想東坡元祐間往復過此為長老賦詩二首
舊聞巴叟卧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前詩也三過門間
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後詩也予癸酉冬來游見池

中大魚數千作作有聲今亡矣寺有草堂紹興間士大夫留題頗多王仲行正言舟過不復相聞頃之至秀州郡守丘直閣崇宗通判朱奉議自求解宣義元正教授陳文林資歸孫從政觀德新平江倅趙無咎並相候柳中度郎中自白牛來相見即行晚宿界首

壬戌風順行至八尺而東南風太猛卷水入湖河道淺澁日午泊舟棄除之理如此夜雨舟漏殊不安枕

癸亥早風定而所至河乾其行甚艱午時至吳江縣知

縣邵通直輓丞鍾通直礪尉趙脩職不隘相候同大兄
携家登塔院相對又有寧境院遂遊鍾庵比舊加葺桃
李海棠正開度長橋徘徊亭上久之聞仲賢自崑山來
過行衙候之

甲子平江向守均及二司遣人致問從王季海提刑別
借舟就驛中治疊行李蓋去國忽忽殊無倫理也浴院
在驛傍有建隆初吳江兩城鎮遏使徐某乞置無礙浴
院狀錢鏐判任者用天下兵馬大元帥府印寺僧寶藏

之又有治平四年蘓州牒皆用短少紙古人不多多類此

乙丑仲賢先入城治疊竟日方畢季海大舟至從焉夜大雷雨

丙寅風雨趙尉送園村貢餘蓋楊存中郡王坊所造聞歲貢兩宮各萬瓶食罷行半里而止風逆水漲也

丁卯竟日牽挽不能行半里妻孥乘小舫先過崑山

戊辰遣書表司李公祥廳子張澤民還臨安風捲河水

僅存尺餘米船數艘占據中道趙尉卒徒竭力推盪彼
此舟船相戛損者甚衆自朝至未方次七里橋出吳江
界河道稍廣而風高不可進又行數里止教授崔從政
敦禮携啟檄迎謝舉削也留飲間二十七日曾懷賜出
仲由身除叅知政事

三月己巳朔晴風順俄頃至尹山以小舫入崇福寺同
主僧惟妙訪何仔園亭具子夏卿及姪壻韋啟心相候
園地雖狹種植甚繁海棠盛開聞牡丹多佳品少休還

舟中繞城抵盤門提刑王季海敷文李次山奉議結太

守向經甫徽猷吳縣尉徐君似道

台州人

相見于津亭既

退易舟徑赴范至能石湖之招過橫塘

即賀方回所謂波凌不過者

入般若院長老祖康蜀中仕族也風橫而逆薄暮方至

初吳王築姑蘇前後兩臺相距半里

俗呼為城三重

遺基儼然夫差與西施宴遊之地也前越王勾踐由此

攻吳今號越來溪溪上築城與吳夫差夾溪相持至能

之園因城基高下而為亭榭所植多名花別築農圃堂

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派范蠡所從之五湖者望
吳江縣才二三十里飲酒至夜分留題云吳臺越壘距
盤門繞十里而陸沉于荒煙野草者千七百年紫微舍
人始創別墅登臨得要甲于東南豈鴟夷子成功于此
扁舟去之天貽絕景湏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耶乾
道壬辰三月上巳東里周某子克侍家兄子上來游紫
微方要桂林組過家實為東道主云

庚午風雨大作飯罷登舟至木瀆已夜遂宿舟中

辛未晴早至靈岩山下廨院聞是日智積菩薩生日齋會甚盛而府倅領客在寺中少留以俟其去長老善卿來迓午後登山與大兄徧登覽焉

壬申以寒節祭先節度使權自城中携家拜韓世忠之墳置酒相招權本世忠部曲歲來拜掃而韓氏諸子皆通貴未嘗一來

癸酉陰早肩輿二里觀金沙塔其地有金屑雜沙中丁亥歲所未至也新隆興察推周從事寅相候張漢卿自

天池遺具見招范至能來自天平置酒風雨終夜

甲戌清明節早濃霧既開湖山競秀方快心目俄而大
風同大兄至延壽堂再遊本禪師塔過偃松堂登琴臺
望崑山會聚寺風動地幾不能立至能談戴子善子微
之弟遇道人朝平事甚異北峯長老師璨相候

乙亥早至能歸城中與大兄肩輿數里至天平長老處
欲謁五范畫像而童行持鑰匙出復行數里過天峯禪
院俗呼南峰蓋支遁道林別庵也鐵杖重十餘斤云是

當時物佛殿前有碧琳泉寺宇頗佳多葉少蘊詩蹟主
僧崇聖甫至而為人所訟因以哀颯門外百餘步有道
林放鶴亭基度石門有馬蹄雙跡其傍即石室嘗為孕
婦所觸雷震其頂相傳云運林夏居別峯冬居石室別
峰即南峰石室即北室也又有中峰不暇往焉跡去石
室甚近為觀音院僧限以離落紆曲半里乃能至焉觀
音院方脩葺無足觀由南峰又數里乃至天池庵張漢
卿携家及蔡元珍皆在置酒池上觀親渡池心有橋可

以徙倚晚策杖登月觀下視空闊蓋平山之顛也夜與
蔡元珍奕連勝

丙子晴和一春所無早至北峰赴燦老飯遂老元氏庵
距天池十餘里土木之功種植之盛又勝丁亥歲回至
張齊賢淨明院庵張人傑覺庵二張漢卿弟姪也人傑
字唐卿近開墳穴得石磨鐵心及瓶甕之屬隱起花紋
甚古

丁丑早飯畢別漢卿復還靈岩初過王知縣墳庵次度

賀家嶺

俗呼
餓狗

遇嚴學諭庵僧堅邀飲茶迂數十步過之

進至呂益柔侍郎永思庵戊戌年所創也又數里登靈

岩後嶺下視砠村乃鑿石為噐之地素本土山掘之即

石云遠望嶺上積土如冢墓者甚多相傳吳時伏兵其

中未知信否過金沙塔乃至寺

自天池來
約十里

與鄉老登水

陸堂臨池散餅餌候金銀魚久之不出夜同鄉老坐坐

勝集堂望湖賞月遂訪明月池乃在柴塲中不佳

戊寅早巾車游穹隆約八九里入山口即行石衢夾道

多丘墓廬法原宣撫亦葬此富人余佐監簿覺華庵雅
靜而濶深軒窓間海棠茂開極可人又二三里乃至福
臻禪院古碑云朱買臣捨宅為之殆不可信或曰吳越
忠懿王時德韶國師道場也因山疊基甃甃十餘重登
陟雖勞而氣象淳古大兄謂甚類南嶽諸寺元豐八年
七月米元章贈仲殊說親題壁間方丈後有法雨泉葉
少蘊為之銘又其上有韶師石室雷雨作不果登諸僧
皆匆匆下山避雨於林中漸至白雲庵稍霽遂歸中道

復雨衣履盡濕至砢村靈岩遣人來迓弛擔而雨亦止
已卯早欲遊杭塢雨大作速止晚頭痛終夜意緒不佳
庚辰雨止而寒終日不食晚甦聞初八日常朝五府受
告前此上以瘡疹不坐故也

辛巳粥罷同鄉老下山行二里觀韓王墳畢欲登舟過
寶華而天氣晴和忽有遊杭塢之興遂與大兄呼車往
焉約十里度小硯嶺入唐子明侍郎墳庵又二三里至
白馬窟隆禪寺

後唐會昌六年置

飯訖行數里至埜里皇第宅

聯屬者豪民夏氏也又數里過支塢嶺遂至法華院本
皆荒山中官利州觀察使致仕李中立造塋於此捐家
貲數千萬創精舍十年而成四山環抱宛若化城三門
為閣七間華麗擬宮闕其間棟宇瓦砌種植皆稱是主
僧慶深聚徒數十富足無求亦清福也門外數百步即
太湖極目彌天之浸徘徊不忍去飲茶於塔院登李侯
之丘讀孫仲益所為銘主僧具飯投宿客館

壬午早慶深具飯訖發杭塢約十里入寶相寺無足觀

風雨交作行近一里至梅舍訪鄉人張氏初謁禮部公

之子三承務允蹈

字德醇

不在見其諸姪蓋通判德和之

子也飲散欲行雨甚無雨遂過運屬公之子德遜允懷

家置酒留宿同坐章提刑汝翼

鄒公曾孫

亦舊相識德遜有

兄德懋允功方入城未歸

癸未晴德遜留再飲而別出門僅半里即太湖近岸水

纔三四尺稍深者丈餘聞湖心亦不深但水聚而湫瀾

耳登舟值西風揚颿極駛望洞庭諸山恨不一往移刻

入胥口遂至木瀆平生未有如是之快也行李船尚在
靈岩之下即往就之至圓通庵而張德麟德懋自城中
來相候已久約范致能會石湖復掛帆而東及園至能
未來梨花金林檎緋碧桃盛開與伯氏徧賞遂游楞伽
治平寺僧房有日觀稍佳門外八角大井視石欄刻字
云隋開皇十年楊素開素初平陳徙吳郡於此近地尚
有新郭之名其後無人肯安之復還今城云薄晚至能
來望夜月色如晝乘小舟入石湖之心風露浩然登岸

策杖度行春橋

石橋極壯大

次度越來溪橋新脩歸飲煙波

亭飯農圃堂此景此樂未易得也夜分乃寢

甲申大風至能具飯訖同跨馬游橫山寶積寺寺亦唐
餘本朝祥符中賜額聞丁謂當國念其貧故畀此名有
五代時吳越國碑稱寶大二年亦足證錢氏嘗改元矣
寺傍乃唐致遠先壠五代以來接續葵一山平江世家
惟此為久云次登上方教院在山之巔即楞伽塔也望
太湖瀰漫石湖僅如斷港有隋大業四年碑字畫類虞

書小酌禦風而下回望姑蘇前臺週遭城基故在至能
畏風不果登後臺而歸二臺相距甚近但隔楞伽治平
寺至能辭還城復侍大兄絕湖入涇約十五里游寶華
寺未至二里舍舟而徒及門已暮夜遂宿焉去靈岩止
十餘里長老慧現

乙酉早周覽寺宇修廊華殿吳中之名刹按碑志本梁
天監中西域僧鉢鉢和尚卓錫出泉今在寺左百步深
絕數尺大旱不竭寺高泉低為石槽仰而注之僧有衆

寡視以給用齋前流多齋後差少茲其異也舊號智顯
寺紹聖四年樞密林希請為功德寺遂加慈嚴之額墳
在寺後數十步希祖屯田員外郎高及其妻希父集賢
校理槩及其妻

孫侂國撰
王安墓表

三冢鼎立域纔丈餘又數十

步即葉清臣內幹墓夢得左丞之母亦葬此飯罷命車
登堯峯中道有半峰亭蔣堂賦詩今廢雍熙二年己酉
大理評事知縣事處約記云昔在帝唐以洪水肆暴吳
人族遁於此俗呼免水頂蘇帥錢傳璟易名堯峯唐天

復以後有僧惠齊姓朱氏郡人也結精舍於此山下名

魯塢山蔣堂所居既死葬焉此寺乃奉其香火蔣之奇

壬子歲留題數百字尚可辨寺有清輝軒碧玉沿寺左

觀音岩

石像佳甚可觀

白龍洞

俗云通洞庭

多景岩寶雲井

皇祐四年長老

顯暹鑿在山頂人以為難蔣堂有詩

寺右偃蓋松伐

二鐵塔妙高峰

下視空曠

東齋

敞甚西隱倒

同長老了愈徧覽畢由龍洞觀音岩而

下蓋寺後路也望間有古冢數百整整成列云錢家冢

也復至寶華飯寶林軒修竹參天極可人飯罷登車行

二里至環谷乃王珏總領之居圃亭池沿花竹奇石環繞其屋珏字德全介甫之後乾道元年年五十三失明罷歸相者告以某亭某所而已珏不見也又里餘復登舟觀吳王魚城城在田間當時魚於此基厚而方其高二丈廣倍之中為田百二十畝今屬練塘趙氏土極細故久而不壞欲訪顧野王墓不果遂自石湖入少府港歸盤門舟中已昏暮自寶華寺至此三十餘里云前常德太守劉大夫翰子宣相候

丙戌黎明別大兄過崑山小舟繞城泊婁門表兄張茂之司理來迎同至從母宅飲至夜分月色如晝從母年八十精明如初

丁亥早飯畢別從母登舟夜抵崑山外姑及仲寧仲賢置酒

戊子右宣教郎知縣汪瑑右宣義郎丞李稷誼之子右從

政郎主簿趙伯璠右文林郎尉顏光道右朝散郎前江東安撫司機宜張傑右奉議郎新提領酒庫所主簿官

孫聽右承奉郎新淮南運幹鄭臨右承奉郎鄭舉

億年孫

右儒林郎新淮東提舉司幹官鄭莘左廸功郎新金陵
司戶陳九德右宣教郎新温州瑞安丞胡方立右文林
郎新監行在北外酒庫張端肅左廸功郎新湖州長興
尉陳茂英國學進士陸日新進士邊隆並相候湯士美
自臨安來留飯

己丑觀音堂寂照大師若欽及其徒良規良矩東寺長
老普璇及僧寺梵宗了清法安山寺僧蘊賢師鼎德安

真聖堂道士丁從煒並相候

庚寅士人王修

婦叔祖

李五十將仕喬年馬少伊教授王

六一教授沈煥

婦表叔

陳晞之

王仲吉壻

沈深煥

之子

陳遵

李彦章壻

胡臣

王德溫壻

顧澈

王德華壻

並相候

辛卯李彦平自左史除舊職知台州來歸夜與諸親博

達旦

乙未留崑山已八日困於夜飲不勝其疲

丙申早飯畢挈家登舟隨潮宿怡亭

丁酉早過閩門太守及二司相迓於高麗亭力欲移具
固辭之崔仲由教授王知錄康彥徐尉似道繼至與大
兄同游虎丘鄉人張德醇德懋德遜及其姪元禮德和子
並相候置酒待之夜宿寺中長老希範

戊戌登觀音殿几案四壁皆石也觀試劍石慙泉點頭
石張漢卿携家置酒相餞外姑仲賢夫婦唐致遠夫婦
畢集范至能亦來湯士美復自金壇來晚移舟過楓橋
常平司送七兄被召之報

四月己亥朔早就寺具飯待張德懋叔姪閭丘叔永參
議繼至左奉議郎浙西檢法皇甫自聞左奉議郎監分
差鎮江糧料院陸補石奉議郎新寧國府簽判胡諱右
宣教郎新知山陰縣張澈及崔仲由教授並相候皇甫
暨陸皆同年也外姑仲賢置酒為餞夜相別

庚子雨作風順揚颿纔二十里風急轉北牽挽不能寸
進距望亭數里遂止

辛丑風逆如故過望亭游蔣丞相功德院長老來迎乃

故人文拱也晚距無錫數里止

壬寅早次無錫縣丞趙宣義善仁簿趙修職不偽喻子才即中鎮江總司藥局監官陳承直長源新通州教授陳從政紀並相候招劉義深診脉大兄獨游惠山飯罷解維風色微順約行二十里宿

癸卯風順午時次常州太守石朝散大夫晁子健通判左朝散郎葛郊教授迪功郎陳德明知晉陵縣右通直郎范公武推官左文林郎朱繹監比較務右迪功郎葉

南杞新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右通直郎李耆俊監行在
和劑局催督綱運右從事郎黃直中並相候公武文正
公之後今歲有子登科范氏自忠宣公皇祐中登科後
今方有人州學學正胡陟明學錄周幹臣直學唐定之
及賓賢致道懋德登俊四齋生凡數十人以丁在禮部
還本州流寓皆來謝訪周德友運幹其子輝示近作一
卷晚宿西門外近檢司前

甲辰終日風雨進步甚艱僅行三十餘里

乙巳晴午後過沙子距港口僅半里遇淺推盪甚久竟不能動別以小舟挈家徑趨宜興至溪南大宅已二鼓

丙午知縣左承奉卽詹儀之相候同年也邑人以是日為周孝侯生日迎會頗盛

丁未晚赴莊德邁會

戊申仲賢挾魯可望主簿議如誨墓銘事具飯待之已酉早同大兄至臺莊祭外氏墳至莊氏資福庵回飯

莊德固墳庵晚赴莊德全通判會

庚戌早就顯親寺具素飯錢魯主簿歸當湖乘舟至吳
塘赴周敦義大資政飯聞初九日蕭殿院上殿擊虞相
辛亥早遣李榛鄒七部押輜重往鎮江府附綱舟沂江
午時赴邵至卿會於天遠堂晚風雨作仲賢同鐵將仕
歸崑山

癸丑赴顯親長老飯別周敦義參政年七十五矣臨分
黯然

甲寅早挈家登舟已時方能行風色初逆旋順揚颿湖
渾中其行甚速晚過溧陽縣三里宿新江陰李宰愿送
別於此

乙卯風猶順彌望皆湖田行七十里三塔院院在水中
有元豐中劉誼所作記三塔者相傳僧伽過江造塔至
此為第三耳主僧宗淨等二人寺宇弊甚後有寒光亭
可望湖二三年來亦廢張安國舍人有詩天氣驟熱微
雨作方以為憂已而復止又行三十里至鄧步上有居

民數十家及稅場又十里至東壩宿焉

丙辰早雨意甚濃時洒塵程泰之運使先諭溧水宰備車乘相待治疊移時乃登陸天氣稍霽行十五里至銀

樹

亦有一二百家若水泛則自此便通舟

又六七里至隻港口復登舟

約十餘里至固城湖日猶未晡是日西風動地而雨不作幸甚過湖登妙智庵觀范同甫參政墳晚與庵僧散步固城之上父老謂之楚王城其周數里地勢甚高但餘城基庵中石碑龜趺乃去歲掘地得之乃唐天寶中

彌勒寺碑也

丁巳五更同大兄肩輿五六里至禪林山惠然院開啟
天申節寺僧云相去二十里有游子山儒童院蓋夫子
游學之地然圖志所不載似未可盡信也急登舟解維
度湖水纔數尺然亦瀰漫其中多芟葑凡三十里至石
橋頭入溪港地名石橋而無橋約五十里至太平州河口兩岬
多民居溪流不甚濶烟樹如畫稍前即永豐圩八十四圩共之
夜泊黃池鎮距固城湖已百十里商賈輻湊市井繁盛

俗諺有云太平州不如蕪湖蕪湖不如黃池也

戊午早大兄與綸登岸游觀午時方解去西南風猛牽挽三十餘里至張宗元少卿易泰莊少休晚又行十餘里至行春塢丁秀才莊宿

己未早行數十里至小淮登岸入棲隱寺弊陋無足觀又十餘里至郭城登普化寺遣人先往隱靜借人橋遂至別港約行二十里泊新林小商十數皆以船為家登岸三里至市有民居酒坊及韋察院祠守者云興於後

唐同光中

庚申早隱寺人至挈家行十里至寺五峰不高而形勢
環抱本梁朝杯渡禪師道場禪師謚慧嚴寺名普惠遂
廊傑閣江東之巨剎隸太平州繁昌縣寺後三百步碧
霄峰下有泉出石中流入寺瀲灩有聲且給烹煮灌漑
長老行機台州人頗為僧徒所推有衆三百飯罷瀹茗
泉上聞登山則見岩洞之異初暑不果往歸寺登車傳
閣徧歷寮舍再飯訖出寺觀卓錫泉夾道林中王孫壘

纍然行近里許至夢堂前上藍長老彥岑在焉又半里
登杯渡塔乃升車由南陵路行十里落路過趙家步已
見星矣早間先移舟於此歐明自臨安歸聞蕭果卿殿
院彈虞左相不效而去

辛酉舟行十餘里近南陵縣詰曲數十折幾不可轉舟
知縣右通直郎葉谷丞右文林郎葉岳主簿右廸功郎
邊及聞尉左從政郎余宰相候午時挈家入行衙為導
陸計

壬戌黑雲暴風遂作雨催夫亦未齊為假一日縣西二十里有工山遠望頗秀拔神號冲真廣惠顯貺侯縣南六十里有呂山圖經云孔聖曾遊置書堂於此見有石室

去縣三十五里曰孔村落路五里至石室

其山南石縫內泉水湧出流

於漳淮

癸亥晴昨日雨晝夜不止而今遽霽天贊我也縣官送別於五里外新至者米丞闕蓋元章之孫友仁侍郎之子早飯敬亭山

去縣三十里

山在宣城而石在此嘗考過孔

村土人無此姓云晚宿隔口何氏酒坊去縣六里夜冷頭

岑岑

甲子早行十五里路傍有泉甚清尋流而去刻鮑公泉三字而書鮑延祖立次至燕兒壠上山數十步有石洞刻云劉公岩又二十里飯木瓜塘徐家店又十五里見遊人來者憧憧問之云半月來樵夫新得一洞深數十丈其大如數間屋有石鐘等而近時人皆不知惜乎行李已過不及一遊晚至青陽望九華而故人知縣右宣

教郎曾楷

贛州曾孫

都巡檢高武節靖縣尉錢影之並相候

葉節推楠自鐵券來飲之館於妙音禪院輪藏極佳大

兄獨遊山

乙丑早發青陽二十里至長橋回望九華甚奇路傍有泉自山石中出即吳說所題鮑公泉飯葉氏新店即鐵券路口去縣已三十五里至齊山從者告疲携家入寺登覽提舉常平張寺丞知彥知州胡承議兆宣叔通判右朝請大夫程端義添差通判右承議郎懋教授左

廸功卽申易添差教授左從仕卽萬鐘判官右文林卽
劉紹祖推官右從事卽李宣公錄叅右從政卽胡震司
法右廸功卽張知微司理右脩職卽張曼倩貴池知縣
右宣教卽慕容紹丞左從政卽盧大中簿右廸功卽凌
念祖總幹左儒林卽白仲堅添差江東提舉司幹官左
宣教卽葉宗詠右文林卽朱希說右文林卽孔璫監大
軍倉右廸功卽耿奕路分趙善諳並相候投宿寺中主
僧智瑞

丙寅早入城館于司戶廨中報謁程倅同登拱翠亭望
溪山李庚子長改其名曰如郛盖用李太白秋浦歌云
江山如郛縣風日似長沙也又登九華樓盖城東門也
士人湯三聘過客李淙並相候是日時有雨招徐解元
倬案脉

丁卯張知彥胡宣叔共置酒於常平司勸酬終日初食
鯢魚二鼓後歸雨作是日大兄獨遊雲光又江祖石
戊辰早發池陽飯十八里店又二十里過紫岩民居稍

衆即產紙之地有紫岩大王廟又十五里至何村亦有數十家日甚早或云前村為取馬軍兵所占遂宿馬村村東流縣境也凡三十里乃入建德縣界

五月己巳朔姚媼忌早行二十里過白面渡又十餘里飯易楓潭道遇提刑司幹官汪宣教德翰忠定公之孫也又四十里宿整橋張氏

庚午早行二十里飯石潭稍前有仙女井撫掌則感沸俗云仙女喜也按圖經去縣三十五里屆山頂有葛仙

壇相傳葛真人煉丹得道今丹井尚存而好事者因有
藍橋遂傳雲英事自石潭四十里至建德縣知縣右從
事卽程渴老丞右從政卽蘓泌尉左廸功卽薛黼都巡
武德卽王智監稅承信卽朱坦並相候館於衙前石山
蒼翠謂之後山以縣治正倚此山故也山頂有朝峰亭
梅聖俞作宰時常遊今廢又有蛻龍岩晚同大兄散步
山下有青山文林殊東庵三僧院相連接皆無足觀石
間有岩匹夫匹婦棲其下夫餓欲死勞以數百錢不旋

踵死矣去歲大旱起湖湘止建德今蠶麥稍熟人初有
生意而三月二十七日四月初七日饒數百里間連逢
風雹拔木壞麥云

辛未早行三里過堯城渡方輿記云堯南巡至此又縣
北二十里櫟山下有舜城古老云舜南巡至此又縣北
六里斷崖石壁之上有印文圓如馬蹄兩兩相對圖經
云許旌陽逐蛟至此所留也邑官送別二十里外飯三
十里之楓門嶺晚宿遶山去縣已七十五里未至建德

四十五里店稀少既過縣民居頗盛但逃移未歸其
存者皆枯瘁無人色蓋去歲煮蕨根而食故也

壬申早泥雨艱阻俄而晴霽行二十五里飯哺時抵石
門市市井甚盛適連年水旱疫疾逃移紛然今歲蠶麥
稍熟而去者猶棘其門居者率皆菜色亦有老弱坐待
餒死者終日道途更無鳥鵲市為鄱陽西尉治所右承
務郎新知莞縣董老攝其事士人林瑑相候本欲權寓
尉廨而傍無居民遂徙居林生之家

癸酉端午節雨林生致酒果具五杯邀之

甲戌雨霽以夫脚未齊少留

乙亥早發石門遊道傍南臺院破弊無足觀又二十里飯車陂又三十里過童子渡相望有小山俗號童子冢其說謂九女溺死甚不經又二十里宿觀岡

丙子早行二十里飯山口又二十里有居民百餘家謂之四十里店又二十五里落路過薦福禪院避入城人事之勞也太守王嘉叟待制提刑梁右武俊彥通判馮

朝散據曹朝奉岷教授方從事玠李脩職翔判官陳從事有秩推官趙從事善寶司戶趙脩職師尹錄叅崔從政惟孝司法王迪功祖永江東路分溫武經允文提刑司幹官陳從事賈檢法趙從政絳東司主管文字高朝請醮之新知金華縣王宣教稔前均倅程承事禧新江陵察推汪文林德懋新知建昌縣石宣教士志星子尉周迪功康年右承務郎張曼儀免解進士姜安禮並相候寺蓋古刹所謂轟碑者其前即東湖方丈後大竹

中有青青亭甚佳

丁丑王守移吳來晚登舟諸公來別自離南陵凡小留
輟雨行乃霽

戊寅雨作風順以僕人入城貿易飯後方能行泝流過
永平監即錢處行僅二十里以水漲無牽路而止

已卯雨不止雖風順而溪曲帆破不可用終日僅行二
三十里

庚辰風雨如昨溪益曲水益漲行益緩感冷頭痛竟日

酣寢

壬午晴辰時至餘干江口距邑尚十五里趙子直著作
謁告在家拏舟相訪自此順流而下溪水瀾漫田野皆
為陂池夜泊樹紅乘月登洪福院聞去鄔子止數里欲
乘月行而舟師不知港道遂止

癸未四鼓解維舟師誤行迎湖始悟息呼湏艇前導復
泝流而上黎明乃至鄔子寨謁廟畢令寨兵前導入湖
巨浸稽天非丙戌歲經從之比末後將入港湍急不可

渡沂堤行石礪湖約二十里穿小豆達於港繫舟蘆間
四無人烟彌望皆水是日過湖略無風濤有小蛇昂首
引舟抵岸乃回戲作小詩云萬頃湖光似鏡平蜿蜒特
特導舟行從來仕路風波惡却是江神不世情

甲申大風雨不能行

乙酉風雨不止水益漲無岸可泊且乏舟夫之糧去趙
家步尚十五里遣小舟往市米午後風稍緩沿緣葦間
移時僅行二三里已而趙氏子名良平者携十餘丁來

云正港深且湍急人力不可施請入池口十五里趨寂
照院從之其地皆民田趙氏池在焉漫為大湖秧苗盡
在深淵此邦去歲乾旱異常今復大水晚至寂照破弊
卑濕水亦及門僧言院興於天祐十五年戊寅舊名資
福治平中改今名自過湖入港達於江絕無民居惟趙
氏擅陂湖之利為鄉之豪漁戶數百悉其部曲往來之
舟未有不從其家假人以濟聞第宅甚壯去水里餘
丙戌稍霽北風未止舟人云不可行再遣人市米水益

漲自鄱陽而上甚闕雨既登舟乃直積潦聞賴吉大水
丁亥巳時風稍定解舟行數里望杜門院在水中棹小
舟往游至則破弊將傾一僧出門隔淺水遙語而回稍
前涉高磯湖菰蘆之場皆為水沒野鼠無數被浸灌依
聚沫而止晚泊徐汊水漲未已民居皆沒龔帥差小舟
來

戊子捨鄱陽之舟以小艇乘順風而行晚泊龍沙章江
禪院挈家投宿添差吉倅鹿宣義何同至

己丑天申節早就章江院設供祝聖壽周簿為可其婦
六妹來飯罷挈家游秋屏酌淺沙泉遂過列岫亭入報
恩禪院長老曉林眉山人藏後有鐵文殊甚大歸入景
德禪院觀銅佛鍾傳所鑄也登閣閒望

庚寅早龔帥寶之殿撰漕芮國瑞即中闕提管俊安撫

司參議劉朝奉如愚機宜魏奉議欽承權撫幹謝宣教
諤權提點司屬官何迪功思恭準備差遣林迪功穎秀
監造船場王迪功掄隆興倅符朝奉哲李通直宗質鈴

轄蘇左武紳簽判鄭承事僑節推薛儒林裴教授吳從
政煥右司理董文林康嗣司法何廸功洵司戶洪廸功
待聘監稅陳廸功脩南昌主簿歐陽廸功世美新湖北
參議黃大夫懋主管崇道觀王大夫漢新興國守陳朝
請寅耿通判虎若蔡承事嶠劉登仕忭閣門祇候時忠
翊政新建安丞黃宣教炎及其弟塋上藍長了乘並相
候廬陵士人余允武歐陽興宗投詩移舟滕王閣下挈
家寓閣上如遷喬木也

辛卯南風動地招何應通診脉

壬辰黃州進士

闕

昌圖以長書携蘇黃帖求跋

癸巳南風益高飛沙鼓浪下視柴舟覆焉

甲午再招何醫翁子功機宜相候初泰也新江州瑞安
京宰鏜繼至留吳教授飯

乙未新南康守劉奉直坦相候

丙申早留宋晉裕監稅飯大兄先乘舟歸廬陵

丁酉赴府會於民安堂中坐游南園

六月戊戌朔赴芮瀆會於觀風堂後圃頗寬曠荷花已
開欲泛小舟會微雨止

己亥舟行三十里泊蔣家灣

庚子早行十里過生米鎮又二十餘里泊曲尺湖

辛丑早以舟人亡失脚船移時方能行二十里至市又
十里泊稗堆步相對即龍霧洲登岸與村民黃氏語皆
云政和戊戌後方有今歲之水自三月至今屢退屢溢
沿江人家寺院多浸損而樹木皆盪去不然亦浸死

壬寅炎熱終日行數十里將至曲江而止

癸卯巳時至豐城縣令右從政郎馬光譽丞左從政郎
趙不閔主簿右脩識郎楊迪巡檢秉義郎王全監稅承
信郎周仁監贍軍酒庫馬永之右朝散郎新知潯州王
同老左文林郎新吉州推官孫琳進士朱祺並相候楊
簿中書舍人邦弼之子其五世祖伋蓋文公親弟也晚
馬君壽移具來寶氣亭

甲辰早行縣官送別李家坪距樟鎮十餘里宿

乙巳夜至臨江軍館於貢院即行衙也其側有翠微亭
太守左朝請即江溥通判右宣都郎趙不比並相候
丙午早赴軍會

丁未晚赴任子巖會十四弟自新淦來

戊申早移舟慧力寺下具飯待教授隨同年羅自行自
白沙來携家少休江月亭午後方解去晚宿永泰市
已酉南風甚高晚宿青泥夢七兄至既寢而持書者叩
船扉云已在數里間

庚戌早至神頭之龍安寺會七兄知新淦縣右通直郎
王延年丞左宣教郎趙郊之主簿右修職郎彭周老新
主簿右廵功郎侯迨監贍軍酒庫成忠郎丁密監本縣
稅右從事郎王需水陸巡檢秉義郎金允新知通州海
門縣右宣教郎趙師炳新廣德丞董世龍及其弟世義
贛州排幹承節郎趙善教右宣教郎致仕楊扶右廵功
郎前吉州司理張棫並相候晚與七兄小酌

辛亥早移舟入邑借鄒氏江亭泊新淦尉右從事郎董

廷碩將仕郎前權樂平尉鄒舜臣及其弟舜舉親戚韓
竦胄丁夏人劉主簿昌儀及其弟人傑並相候至陳宅
哭德夫晚赴童伯亮子羽飲

壬子早過江送七兄還宜春羅子行歸白沙韓十五霖
自採墓來令綸具飯待之晚赴楊圖南會園亭亦可觀
夜月蝕

癸丑早發新淦南風甚高僅行三十餘里宿蘆洲

甲寅右從政郎新武陵丞蕭許將仕郎羅齊賢及其堂

弟汝賢士人蕭如埧並自白沙來迎蕭惠十四詩甚佳
晚宿硤江

乙卯丁憂人前豐城贍軍酒官魯敏學左從政郎新隆
興府教授曾三聘自污泥坑來迎李靖州及新衡陽簿
易廸功嘉猷並自城中來迎晚宿敖山

丙辰青原長老率其徒祖機法超妙智來迎晚至元潭
登觀觀古劍其長尺餘頃之拋江復行數里

丁巳早郭景聞奉議自東梅來已時抵白沙羅子行邀

至其家留連終日久無雨未有損者晚雨方作風散之
蕭必巨及岳英之孫必中必得羅氏館客鄭大明並相
候

戊午早發白沙未後至吉水縣知縣左宣教即趙不遇
丞右脩職即張作楫並相候晡後解去北風微作移時
方能及滑石灘宿墨潭小一姪呂甥來迎浴於民家
已未早微有北風舟人卜方擊鼓掛帆得未曾有僅行
兩箭地已轉南薰矣未後將至梅林驛邦衡及知識皆

來迎尋艤舟候春亭下太守周仲應通判左承議即趙
善待左宣義即鹿何釐務通判右宣義即趙永年及郡
官並相候晚入城略至所居遂往謁太守拜從母歸船
中宿

庚申早挈家入宅韓文公云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廬
客至紛然不暇記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傅熊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_臣李巖

謄錄監生_臣李如梓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二

思陵錄上

宋 周必大 撰

起丁未八月庚寅止戊申二月丙申

淳熙十四年丁未八月庚午朔

庚寅駕過德壽宮

太上皇后生辰也

癸巳後殿進呈畢奏旬陰晦二十一日太上皇后生辰
頃晴次日復雨聖孝昭格光堯心甚喜上曰太上極善

將攝昨坐至未時都不覺倦近全不飲酒坐間共飲了
兩盞許食物皆如舊晡時即入寢閣更無一事五更便
起天下大幸予奏萬壽無疆誠國之大慶又聞多服踈
導藥異稟如此上曰服牽牛丸四十粒他人如何可及
九月己亥朔癸卯太上進早膳間微中風

乙巳駕過德壽宮問疾

己酉後殿進呈畢奏問太上皇帝聖體聞已向安上曰
前數日甚可懼兩日已向安宮中醫官只下附子之類

此中遣王涇馬希古去知是風痰却下涼藥遂見效今
猶飲冰水

甲寅常朝奏事畢問太上聖體上曰較可三二分語音
亦出緣脉盛專服牛黃等涼藥衆人皆云恐難專用涼
劑上曰只為年高予問飲食如何上曰自然減三省退
上語劉樞密云本欲過宮問候太上却再三止其來
已未後宮起居奏事訖從駕過德壽宮

庚申開啟會慶節皇后過德壽宮聞自初十日太上用

王涇馬希古之後本宮醫官劉確管範張霖李之美等
四人皆不得入至是復兼用涇等涇猶欲用巴豆之類
已而復止用涇

辛酉聞王涇馬希古猶以大黃芒硝牽牛等藥供進太
上劉確等爭之不從

壬戌止令劉確等就德壽宮聽指揮

乙丑後殿奏事畢問太上聖體上曰依舊脉盛胸中煩
躁夜來臟腑略有結糞見服大黃下祛風丹予問飲食

如何上曰大段減予曰如此則豈可專泥涼劑冰損脾胃尊年豈應如此上曰便是

丙寅後殿起居奏事畢從駕過德壽宮

十月戊辰朔己巳後殿坐奏事畢問太上聞向安果否上曰兩日稍安脉已低平予奏不宜服涼劑止可用溫平藥調理所謂煩躁恐是氣虛耳上曰須留陽氣幾分在內因嘆近世醫卜皆無其人

辛未常朝奏事畢上顧予曰太上飲食全減如何祈禱

可理會予奏初不知如此自合以次施行客來早進呈
但聞醫官多不以寔奏更須審定如涼劑何可服上曰
今已罷涼藥既到堂予語諸公適來上曰德壽必是病
勢變動亦竊聞夜來大段昏沉臟腑既利又全不入食
禱祠固當行須合肆赦萬一後時誰任其責乃自草赦
文而已藁進并留中酌度遲速晡時遂批出並依此施
行其親劄案牘予皆收留牒下禮部已三鼓矣

士申後殿呈差官分禱天地宗廟社稷宮廟等處上曰

此故事否予奏並按典故又宣諭昨日一面理會德音
甚當予奏此不敢緩所以不俟奏稟徑擬進時太常闕
卿少二日因呈孟享前導官權差王渥予奏不可闕官
上初議移察官冷世光為之既而世光除殿中至是復
問誰可為太常予奏論學問該洽無如尤袤亦嘗議定
但其人物短小衆人恐前導時不軒昂上曰此不須管
顧學問如何耳堪其任則用之予因奏秘書省亦是要
討論典禮見闕長貳欲一併除人上曰好欲用誰予與

王相同言楊萬里其才也上曰可初連日與左相議此
兩人左猶欲言兼權且云家伯師心為左司曾兼權太
常窺其意蓋不欲范仲藝遞遷耳既上意順遂無所措
詞從駕過宮即回甲戌常朝問太上聖體上曰飲食不
進是日申時再呼劉確等看太上脉確等奏云六脉短
促手足不溫神氣昏脫大便不固粥藥難進當服生氣
粉三建丹緣王涇馬希古自九月九日至今凡二十七
日供進動利藥過多耗奪真氣今藥力不相與正氣相

接內前擾擾禁衛皆上准備駕出宰執已上皆集于漏
舍閉門後退是夜一更三點二更二點三更一點確等
再診御脉四五動一止痰涎潮塞進紫霞丹粥藥不能
下四支逆冷添差醫官能蒙湯公材周昭郭儀盛鼎王
良佐趙友諒陳翊朱永壽謝瑀皆無所施其力矣

後據趙寔

供太上自九月五日卯時十鼓在進食殿進膳了不豫
即時李才人扶侍歸寢閣辰初壽聖皇后張淑妃王才
人來看侍宮宣本宮醫官劉確張琳管範李之美看脉
進竭稍湯鉄彈丸提點具奏南內差闕御藥等至晚七
次到宮六日早進鉄彈丸續命湯竭稍湯七日夜八日
早稍定八日申時王涇馬希古來看脉稱太上熱盛風

痰大作不宜進鉄彈丸之類宜用人參湯進牛黃清心丸聖壽皇后謝遣劉確等日令涇希古進牛黃清心丸晝夜大便三二十次十八日進金錄萬安丹二十二日壽聖皇后復宣劉確等依舊進蠋稍湯涇希古云痰盛而赤不當進蠋稍湯進牛黃清心丸等藥二十六日午正進礪砂丸并用大黃調祛風丹十月一日午正又進麥門冬湯調祛風丹牛黃清心丸五日早進服食散溫湯調消痰餅子午正醫官湯公才等五人省脉云進涼藥過多瀉得五臟不固進丁香半夏九生氣粉等藥是夜涇希古不在宮宿七日早用粟米粥進生氣粉陽起石午時六鼓大便五次又宣劉確等用藥注子進生氣粉等藥不下脉弱八日未時七鼓脉絕

乙亥五鼓帶御器械鄧從訓來兩廳傳旨云駕即今過宮供侍湯藥更不還內令一面降指揮召草澤所有大

內行宮合差官及服制并差三衛兵將巡警彈壓之類
宜予細理會予因附奏萬一太上不諱合差金國告哀
便又令附奏三事一昨日已議定廣西漕臣孫紹遠移
湖北運判替周頡恐葉大廉未能便到則廣西全無監
司欲便降指揮除孫紹遠替周頡而令候葉大廉到任
一韓彥質再乞賑糶米本俟月半取旨今欲更借與五
萬石一賑糶米雖令平價緣無錢類莫知所從今欲令
依時直減四分之一時來必不虧豐儲元糶之數又禮

部太常寺申車駕頻數往來德壽宮欲乞措置復道予
令鄧携以進呈若許如此則內令修內司同臨安府措
置既至待漏院鄧御帶復來云三事甚好並已批依然
相公思慮無不允當復道事不可行又云上令宣諭丞
相凡百更賴子細理會恐官家憂惱中多有顛錯是日
前二刻開門免起居徑從駕過宮聞上既至即與太皇
后商量將李才人王才人並放逐便太上巳時已從上
服袍帶但心頭微溫申後遂上僊召洪邁草太上遺詔

予令添入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其他多與裁定謂如軍民不用縞素一句乃是誤隨顯仁遺詔亦與削去詔文又云罹此青災予謂青災非病也邁改作抱疾弗瘳晡時舉哀于殿下進名奉慰宿待漏院內批差修內司張聿脩治梓宮奉皇太后聖旨添主管喪事一員可差甘昇又詔令昇疾速入國門內東門司申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准德壽宮提點張宗尹等傳太上皇帝聖旨才人李氏王氏並令放逐便其誥命四軸并才人李

氏從人紅霞帔宣九十道紫霞帔聽宣各二十道並降
附內東門司內才人王氏即無從人宣命遂具奉聞奉
聖旨才人李氏王氏二人誥命并紅霞帔馬二娘等四
十九人宣並令內東門司毀抹訖繳申赴樞密院請受
文歷毀抹訖住供本司尋勒合千人契勘到文收在案
毀抹訖宣誥共五十三道隨狀申納樞密院伏乞照會
收管申聞事

誥四軸

才人李氏告

紅絲網鍍金銀鐸鈴紅羅銷金袋全

齊安郡夫人告

紫絲網銀鐸鈴錦帶全

才人王氏告

紅絲網鍍金銀鐸鈴紅羅銷金袋全

順政郡夫人告

紫絲網銀鐸鈴錦帶全

宣四十九道

並可漏子全

紅霞帔九道

馬二娘
李漸好

李惜奴
陳來兒

范巧巧
李重喜

陳興奴

孫春喜

王安喜

紫霞帔二十道

劉安喜
陳永安

馬五娘
王二娘

王一娘
唐福奴

倪四娘
張小檀

張喜奴
張小春

藍合兒
陸小美

藍福福
李六娘

趙九娘
李小福

王念六
鄭寶寶

譚強兒

譚小都

聽宣二十道

劉寶奴
王念二

劉惜兒
馬宜兒

王換奴
李好奴

張伴奴
符盼兒

陸閨奴
胡迎兒

張倩兒
李惜兒

李四娘
趙興奴

謚三兒
李迎福

婁宜奴
元冲淨

張福兒

張美兒

丙子朝晡臨如儀上遣知省劉慶祖霍汝弼持文字一

紙云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顯仁皇后上僊當月

二十一日差周麟之蘓曄充哀謝使今便可擬姓名來

予曰莫具名點差否二人云不須如此上令具來予語之云已與左相商議方欲十一日成服就素幄面奏今與前日不同只當遣告哀使又有一事煩附奏于典故降詔推尊皇太后凡百務從優禮又有一事山陵必就紹興合差按視覆按乞降指揮撰陵名哀冊謚冊之類既而二人復來云尊皇太后可使擬指揮來山陵就紹興無可疑只是顯仁例三遣使北方予曰顯仁久在金國太中感其津送來歸又是時往來禮數與今不同恐

難以三遣使初議持禮之人而留參欲用范仲藝而以
林栗副之情以為然即進入至是二人携來云上謂仲
藝人物不甚佳不識林栗何如令別擇正使副使差姜
特立遂具韋璞王渥二姓名上批差韋璞姜特立初予
欲差韋璞王相云昨擬兼權少卿上難之其寔未嘗如
此

丁丑朝晡臨如儀予謂紹興七年太上聞徽宗之訃未
聽政前宰臣張浚等請奏事太上謂祖宗無此故事恐

今日行之便為典禮浚等復奏故事雖未聽政亦得進見今日非敢奏事只欲一望天表迄不見今恐十一日成服未敢奏事只就素幄奉慰而退然有遣使一節合商量莫若具奏乞差主管國信所官來當令附奏衆以為允既而又密與王相入文字乞依祖宗故事行遣醫官恐稍緩則失禮俄而批出王涇馬希古各追兩官勒停涇編管千里希古五百里德壽宮劉確等四人並降兩官勒停給舍繳駁謂涇行遣太輕縱未誅戮亦當決

配內批依奏涇決脊杖二十配筠州劉慶祖等復來議
奉使予以事目援之云祖宗初時遣告哀止是橫行一
負必無禮物數日後即差諫議大夫充先朝遺留使武
臣副之今太上既不曾于金主通問難作遺書兼與紹
興二十九年顯仁皇后上僊特遣哀謝使事體不同若
作告哀禮信使就携太上遺留之物庶幾兩得又前擬
皇太后指揮猶未降出今不可緩蓋祖宗時遠不過五
日內二人云並待奏知

戊寅早太上皇大歛次百官入臨午未掛服立重皇太子暨某官以上入哭盡哀上親行奠醑禮紹興七年太上亦拜于殿下至是有司用尋常冬年生辰禮設白褥位于殿上起居舍人胡留臣讀祝文又哭拜訖上還素幄皇太子以下進名奉慰上號哭甚哀次移班慰皇后訖退劉慶祖等再來云前例遣使三番予再三云顯仁例不同王相力言事于敵國不可損他禮數予云名位既殊禮則隨之未聞無故畏人而曲循也彼亦有知豈

不曉今昔事體不同耶況泛使例是禮物金器二千兩銀二萬兩賀正生辰半之若用許多禮物國力何以堪二人云適御前謂告哀使不可用禮物否予曰祖宗朝遣小使臣一名可以無禮物今依例遣大侍從又有副使豈容虛拘二人既去復來云上已許只用正旦生辰禮物餘續議可也予又問尊皇太后事二人云只依故事一面令學士院降詔但冊寶既俟服除今欲就詔中書作皇太后之意說過予曰此甚不可知用治平體例

令有司詳具以聞遂詔當日學士洪邁草詔進入又理會五使事予初檢太祖改卜安陵例差山陵等伍使并具紹興元年孟后攢宮差樞密李回徽宗顯肅懿節差樞密使孟忠厚顯仁差戚里吳益充摠護使橋道頓遞使各一員今太上事體至重恐合差五使取聖裁二人傳旨云累朝如何予曰皆是五使王相素受太常尤袤之說以為攢宮不當置五使似疑已當為山陵使恐故事禮畢或去而不知非前朝宰相本自無嫌遂厲聲云

祖宗全盛營陵西洛乃至五使今權卜會稽只當差總
護使且歲旱民力何以堪之予見其詞色如此本欲爭
競二人歸報尋批出差伯圭充摠護使洪邁橋道頃遞
使予又令二人奏故事合差按行山陵使侍從及內侍
各一員不知合差覆按否徽宗承祐攢宮曾差覆按二
人回云得旨既是舊例固當並差莫若就降指揮予曰
須俟按行有定論已而批出蕭燧吳玘按行使副故
事辰日不忌哭予令太常申省繳奏取旨內批不得忌

哭

己卯朝晡臨如儀宰執就傳法寺開啟道場五日就德壽殿下拜第一表請皇帝還宮聽政降詔尊皇太后其初用配嬖乾元予語洪邁配嬖二字未安遂改作順則乾元熒惑犯五諸侯

庚辰朝晡臨如儀聽第一不允批答就拜第二表內批會慶聖節道場百官免赴止令一面滿散前降常服指揮更不施行聞洪邁曾入奏也太白犯填星

辛巳朝晡臨如儀聽第二不允批答就拜第三表上令
甘昇傳旨欲不用易日之制如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
年服自不妨聽政可商量所降詔旨但縗服久則壞又
難改造可商量以聞既而有旨未時奏事行百司云裏
面計會莫只用白衫否予以紹興十二年徽宗之喪太
常寺檢會永昌陵故事皇帝視事日去杖經服斜巾垂
帽子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腰經布袴今參酌
候皇帝視事遂不改服去杖至小祥日去冠餘官依此

今既未視事難遽改服奏事遂不改服未時入奏事上服縗經嗚咽流涕奏早來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予奏通鑑載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予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予奏御殿之時人主縗經羣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予曰臣從君者也若或可行則祖宗行之矣今乞令有司討論庶使四方知陛下之聖孝自不必降詔

上曰指揮可也又奏戶部申明山陵支費錢物上曰內藏庫椿辦本儲虛別無用處予曰不足則封椿庫當貼支但紹興二十九年顯仁之喪曾降詔並用慈寧宮錢物仍約束諸道不得率歛進獻今似不必降詔只作指揮下上曰不須降詔予曰當擬指揮進入其間明言不侵戶部經費及令諸道止進慰表又奏奉使莫若遣告哀併持遺留物否上欲遣兩使予奏紹興例難用蓋體面不同且禮物太多及儀告哀使止用正旦體例而遣

留却依泛使又奏祖宗山陵合差五使今既用祐陵攢
宮故事止差摠護及頻遞使緣前日不曾行出有司文
字四方未知本末今欲明降指揮云攢宮已依紹興例
差官所有禮儀鹵簿儀仗使合與不合差置今禮部太
常寺討論候有司言不合差責降旨依討論到事理施
行庶幾中外知非朝廷之闕典上然之上再三云外間
事卿等甚留意之每事甚當

壬午下元節朝臨如儀聽第三不允批答以臺諫有文

字乞少緩拜乞還宮聽政表內批依奏遂未上第四表
是日宰執五人就德壽殿命道士作黃籙蓋行首司道
宮中之意為內外諸司之唱也初入詣几筵殿拈香哭
盡哀宮中亦哭次詣黃籙所拈香退劉慶祖霍汝弼傳
旨付下顯仁皇后送金國遺留物數且云數目不盡更
取案牘參考予令學士院取舊本來乃是金器二千七
百兩二十兩禮物七
百兩精巧之物銀器二萬兩又有銀絲合二十四
面貯寶玉樂器玻璃等物其他象牙匹帛香藥等不在

數慶祖等云上意欲增告哀使所齎禮物與泛使同

癸未微雨朝臨畢拜第四表自己卯以後日詣傳法寺拈香至是滿散依顯仁皇后例進紙贈等物午未殿攢上親行禮臺諫侍從已上入陪位于几筵殿下自素幄哭升殿奠酌如儀內外皆哭何澹讀祝文既而移班進名奉慰皇太后主上及皇后繼聞宮中大哭必是上慰皇太后也劉慶祖等又來傳旨云今次告哀使既增物如泛使所有遺留物亦如舊數更與金二千兩銀二萬

兩其他皇太后已安排了但以螺鈿代銀絲無樂器以玉器玻璃代仍不用錦綾無素馨沉速易以他可也

甲申微雨免臨素幄奏事上再三勞諸人凡事區處詳審且云太上皇帝喪事內庫已準備五十萬緡封樁撥三十萬緡又云平江和糶米且休蓋樁積米尚多留錢支用予奏外間無別急文字惟江東賴提舉官謝深甫任賑濟之責初七日有奏乞就差池倅趙彥厲樂平宰王裴不妨本職分頭管幹今日不敢進呈欲批作初七

日依上可之聽第四不允批答

乙酉朝晡臨第五表乞還宮聽政是晚人使至仁和館
初乞引明道故事令侍從等議人使到闕之禮衆議乞
用二十三日就德壽宮喪次引見上先以宣諭二十一
日二十八日皆是太上齋七日必須過宮正合見辭日分
至是劉慶祖霍汝弼持國信所通事王舜臣申狀備載
十七日晚舜臣語北引接虞用康云皇亦推恁來是賀
禮如何敢受用康云我使副曾說皇帝在哀次如何講

賀禮若不受便發回俺何以全兩國之好皇帝今既成服俺使副是持賀禮來斷不敢行不若以公牒說此意俺便有執據所得分例與不與在你若此一段了望密來謝我大使曉了旨只是副使女直有些拘若在朝見前發回甚好上見此令二人持一幅示宰執欲遣知閣入驛諭金使其辭云得旨宣諭使人主上尚留德壽宮喪次難行賀禮使人且歸所有見辭并回程沿路等例物並合給賜來日進發又批云并附奏叔大金皇帝將

來正旦緣在服制不敢講禮望免遣使人即與諸公作
回奏云上件事體甚重此間掌儀與彼接引一時合答
未便據憑若令知閣作得旨宣諭彼或未順難以回護
臣等輒別擬事目且令館伴就議其在館日分一切如
舊庶幾少休徒馭不敢作筵宴及出城觀看所有回程
給賜及免遣賀正讀次諭旨未晚初接趙善悉韓侂冑
皆言金使恭順初聞太上之訃閉船號泣戒三節人毋
得飲酒歌呼且道掌儀輩語謂渠調停得七八分肯歸

又謂曾遣使賀高麗值其國母之喪亦便發回大璫輩
欲以為功遂達聖聽善悉等又云其下謂太上皇帝與
我皇帝專主和好語頗有味往往不以告也正使田彥
臯見任河中府尹年六十八歲嘗接伴范成大極有文
學借吏部尚書以來副使完顏琥入使入驛京鏜遣人
諭以皇帝在喪次難以講禮彥臯等答云在常州聞太
上皇帝升遐既難講禮即合發回却蒙依程限取接居
喪係是宋國事便不接書恐于禮未當緣別無執據若

得館伴所細備公文即便回程既而二璫遣人傳旨館
伴令就宰執處商議來日傳旨并公牒事宜議定具本
進呈令館伴且在宰執處等候處分即與諸公回奏未
敢具草容來早面奏是日人使出門至赤岸不待來日
受賜徑解維去闕帝在喪次如何敢奏人使見

丁亥小祥祭奠上親行禮奉慰如儀既退五品以上去
杖經服四脚帽就素幄奏事上未變服予奏陛下聖孝
過哀猶未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禮制上

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安俟過大祥商量奏引見人使昨已議定而御前降下掌儀王舜臣所申可憑信否上曰北人直不必妄衆人云小人傳言往來多有增損及遺忘欲令館伴自過位與北使商量上曰須是館伴相見予奏昨日傳旨令館伴發公文與北使回似乎太遽須先得北使牒然後回報上曰極是徐觀聖意似無他因奏云恐須一見上曰彼欲見當從之予曰國書如何上曰既見如何不受書

戊子早赴朝臨訖駕回內服纓絰坐逍遙輦裒以綃素
已丑會慶假先有旨免明慶滿散行香洪邁入奏而有
中批已而兩作霑濕免德壽宮入臨

庚寅赴德壽宮朝臨畢回赴奏事服所服入和寧門中
官引就後殿東廊設素幄上纓絰如故三省憲院同呈
畢王相又及使人引見事上曰不須理會明日行入局
是晚微雪館伴奏北使來早行上徑批依既而來申省
云除已恭依聖旨施行外合行申審予語更云既已施

行何審之有退其狀改作依條合行申審而削去施行
數字因與諸公再繳奏上自批云自合依已降指揮施
行是晚密賜北引接虞用康等二人各銀一百兩又聞
密賜凡見辭事例物盡以與之三節皆不及以其往來
主議也

辛卯德壽宮朝臨畢歸作降聖節假前日批付密院奉
皇太后聖旨差甘昇提舉德壽宮又降旨差提舉欽奉
太上皇帝几筵李舍人獻先繳奏中批云不敢違皇太

后聖旨可日書行給事中王信密白繳上批出令宣諭
信皇太后正為本人頗曉事人

壬辰德壽宮朝臨畢赴後殿素幄奏事呈顏師魯劄子
乞令大臣通金國大臣及不及受賀禮之意予奏此固
難行但彼遣使來止是館伴發遣更無一語致謝恐于
理未安臣欲作三省樞密院傳奉聖旨令送伴就盱眙
相別時移牒云得旨令國信到闕附奏此意上極以為
然予遂口占云遠勤使介寵貺壽儀屬值大喪難當盛

禮雖在哀疚實深感藏上曰好更作札致大金皇帝字
又曰當以此意寫咨目與趙善悉等恐北使不受則令
盱眙移文泗州上曰亦只是牒國信所令泗州投下可
也既退擬本繳進王相遲疑云吾輩前不肯草牒本今
却如此恐二大璫相疑予曰謀國豈問此曹耶施參遂
從而立說云幸自無事今却作宰執書傳諭却恐引起
他說話劉贊從而贊之黃恭雖知其非亦不復相助但
云譬如用藥補瀉兼施補之太過未必不添病予知不

能勝不免云姑俟來日取旨內引蕭燧洪邁上服虔布
背子戴虔布巾二人者同班服紫衫皂帶自內東門入
設素幄于廊間數日前引館伴使副亦如此邁奏二十
八日太上皇三七當過宮是日乙未乃太后本命乞用
別日上遂批問云展作二十七日過宮燒香如何王相
與予回奏齋七不見于經乃釋氏之說而本廟用之前
一日亦無害聞未引二人有黃門侍御封文字二人云
未知付誰不敢啟封黃門云既得旨付下自可同觀啟

封乃是寫貞觀四年太宗遭高祖之喪令太子聽政邁
遂留身從吏其事又乞令天下諱秀王名并以伯圭為
嗣王邁初自語侍從云

癸巳早德壽宮朝臨畢赴後殿奏事呈送伴牒本上再
三以為然且叮嚀使進入用金字牌發又云金使連夜
去甚速諸人皆不敢措辭上又云恐金所遣賀正使疑
是受禮必移文來問卿等可預思回報

甲午早後殿素幄奏事既退駕過宮燒香羣臣朝臨如

儀上遣御藥張安仁徧至五府宣諭云將來禪除行禮
合易服繼而百官三上表請御殿方以不行太上皇帝
升遐纔踰月易服御殿情實未安上欲褰服素幄引輔
臣及班次俟過百日免從所請

已未朝臨如儀皇后過宮燒香皇太子皇孫皆日赴聞
諫議大夫謝錡前擬送伴牒本用盛禮緣盛字犯阿固
達嫌名具奏乞改作厚禮發金字牌追趕付趙善悉等
未時內引告哀使韋璞姜特立朝辭洪邁撰告哀使國

書云釁積非躬上干威遣禍延昭考奄被凶菑創巨用以難勝捨大邦而莫訴函馳信驛祇達哀函惟素篤于修和必深蒙于軫悼今差敷文學士韋璞鄂州觀察使姜持立充告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黃參云大邦指諸侯乃改作至仁連日議過界衣服鞍韉之數予欲稍加裁制上止令依紹興二十九年顯仁皇后時體例過界隨宜而已又引洪邁退語侍從云上問太上宰臣呂趙孰優邁云呂遭時艱難功雖不細而趙首陳立儲

之義其功尤大上曰此社稷大勲也又說到浙東田謂與鄭汝諧浙西羅點與趙不流不協處上曰若是職事不相合事過即已安得生仇怨二字邁必有以開陳故聖諭及之既退又以秀邸事語人後復諱之

丙申朝臨訖赴後殿素幄奏事奏謝前日遣中使且云臣等已具奏昨禮官謂苴麻三年難行于外廷今祥禪甚邇乞付外施行施樞再三云百日之制實不可行正月人使朝見上曰朕自有所見少間批出予奏陛下聖

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晉臣不能成武帝之美
所以銳意復古非聖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
救千餘年之弊又奏攢宮山陵欲用甚時今中外皆未
知往往期限迫切且如開河道則慮潮泥隨手淤塞枉
費功力集舟船則支費浩瀚空占日辰若不預為之所
又恐臨時闕事上曰祖宗皆七月而葬今不比顯仁時
予奏顯仁乃祔徽宗今當避施樞又云古者七月而葬謂
同軌畢至今固不然予與王相云今亦有四方州郡慰

表及金國祭奠使豈容欲速也

丁酉旬休朝臨如儀

十一月朔戊戌駕詣德壽宮燒香羣臣臨如儀就進名
奏慰訖退內引洪邁聞邁欲擬皇太后聖旨尊崇秀王
事退而自以語人衆皆愕然邁尋諱之又擬皇太子參
決詔初議鎖院又恐張皇上只令擬指揮而邁謂恐不
能道居喪曲折遂草四六以進上擬其文稍長邁云不
如此意不達其後又明言五日三日及稍定其制度之

類

已亥德壽宮太祥車駕率羣臣行禮進名奉慰如儀皇
后不至太常揖移班南向進名而退大為非禮退即詰
問令改之羣臣易素紗帽襖布衫裏帶內降手詔付三
省樞密院令有司討論皇太子參決庶務洪邁之文也
上削去所擬日分等數語止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予
令不用覆奏畫可恐翻黃播告四方駭動觀聽止如聖
旨文字行黃而已已而侍從皆以為當惟范仲藝劉樞

以為非

庚子德壽宮朝臨畢入局禮部及太常寺官堂白昨日
降詔用貞觀天禧事皆非所宜外議甚洶洶又云皇太
子請詹事葛邲垂涕語以斷不敢當之意來早當就德
壽宮懇辭

辛丑德壽宮禪祭上率羣臣詣几筵前行禮奉慰如已
亥易常服黑帶從駕還內

壬寅駕詣德壽宮行四七之禮羣臣入臨如儀從駕還

內訖詣文德殿

癸卯崇政殿東廡素幄奏事呈禮官討論皇太子參決庶務詔上曰此指揮出外議以為允否衆人唯唯又奏禮官亦無可討論上因及數事云卿等與東宮五日相見則太踈間日如何詣宮又遠莫只就崇政殿後否予奏殿後似未安上曰祥曦南廡有太子侍班處只就此為當并宰執相見禮數皆可詳議如除授則貞觀有五品上下之別今當如何衆人奏侍逐一付禮官條具又

呈德壽宮月俸四萬緡皇太后一千五百緡其他生日
節序未曾詳具上曰向來慈寧如何供送可具來參酌
衆人稱善聽第一不允批答就拜第二表

甲辰五更微雨久無雨矣聽第二不允批答就拜第三
表上批付學士院云可自十八日內殿引輔臣及上殿
班使免從所請

乙巳素幄奏事呈皇太后月俸文字因奏云月例初五
以後便供進此月戶部已椿辦而未敢供納上曰且供

進此月以後却商量兼欲奏取聖旨入堂集議太上皇

帝謚號

太后

丙午早赴文德殿聽批答訖入局

丁未旬休雨

戊申冬至節假崇政殿素幄奏事呈集議太上謚號上涕泗不已問孰從衆人云禮部太常寺官所擬聖神文武憲孝廟號高宗蓋備堯之四德予曰衆人所議事相去不遠惟洪邁欲稱世祖衆以光武非上承哀平且東

西兩京事體不同亦有欲稱世宗但柴氏太近耳上曰
別有世宗否予云漢武以來雖有之但五代周與本朝
相連為近耳遂用禮官所定又呈禮官定皇太子儀制
甚草草上令留中同奏皇太子參決機務昨日已降出
謝表今日必入謝臣等只今欲一詣東宮上可之即詣
宮相見四拜茶湯如常儀內批差胡晉臣鄭康孫充金
國生辰使副

己酉節假早從駕過德壽宮太上皇帝五七百官臨于

宮庭

庚戌節假

辛亥冬至節微雪從駕過德壽宮哭臨奉慰如儀

壬子節假從駕過德壽宮哭臨奉慰如常儀月望故也
癸丑節假上批問皇太子議事處欲資善堂王相以為
允予語之云此乃仁宗幼年就傳又有天禧之嫌不若
只作議事堂

甲寅節假太史奏早日出晚日入皆有赤氣聞十月二

十七日已如此

乙卯上初御延和白紗四脚白衫黑帶進呈懿節皇后
改謚憲節上曰祖宗后謚皆連一字乎予奏自唐已如
此國初失于檢照仁宗朝方改定又及攢宮費用如脩
奉司乞逐料給降合同于封樁庫支檢照顯仁舊例一
項止破五萬餘貫今乃不寫數目昨徧下諸處取索紹
興十二年二十九年兩次攢宮寔用錢米數若知多寡
則可科降乃都未報今欲降旨委都司取索上曰豈可

不知數目上因及皇太子參決處正欲與卿等相近資
善之名亦不妨否予奏外議終以為疑莫若易之上曰
天禧四年又有五年又改乾興朕既不疑何害王相云
聖意如此况是仁宗就學之地予曰只為是年初見輔
臣所以外議疑之而太子辭免亦云天禧事出非意予
與王相云晉有宣猷堂所以前日奏乞作議事堂自我
作古可也上曰議事堂亦好予曰內之廟堂外之都堂
皆堂也

丙辰五更雷聲起西北早上御延和

崇政東廡素幄已撤去

宰執

侍從及閣門環衛等再拜起居如常儀上復過祥曦登輦從駕如德壽宮太上六七也

丁巳旬休兩浙運判鄭汝諧獨奏紹興科擾乞依紹興二十九年例降黃榜約束上批依奏疾速行下予屢以告左相勸李參移易兩倅分頭措置左相堅不從汝諧此奏頗痛快云

戊午延和奏事呈禮部太常寺國信所討論到將來賀

正人使到闕筵宴并御前桌幃之類欲用黃其餘用緋者易以青紫上曰專以青易紫如何予奏元豐案卷並用青只緣紹興二十九年用紫當時太俯就之今用青極當上昨日欲添印會子三十萬道准備攢宮支費今界合至十六年限滿而自淳熙十年逐續增印至七百余萬今第七界合至十九年限滿並未曾添印如此則可印百萬上疑其多止令印七十萬內批皇太子與宰執繫鞵參決庶務于議事堂除授在內寺監丞以下在

外知州軍以下並除授以聞仍就議事堂引見合奏事者所陳或可採同宰執將上

己未上御延和知閣龍雱先呈昨日有旨皇太子同宰執審察知州免令上殿不知新知潼州府朱時敏知處州袁樞如何上曰且引上殿又奏今後遇一五日詣梓宮前燒香所有輪對班如何上令改作四九日引三省呈皇太子參決欲用二十五日上曰見令修內東門司作議事堂以皇城司為內東門司却移皇城司別往一

處緣動三處所以少待又呈賀正接伴馮振武等申明傳示北使舊例止御名二紙而不及廟諱今太上皇帝升遐恐彼以為疑上令且依舊子奏臣等亦謂合如此然不可降指揮只作咨目與震武等如彼以為疑只諭以太上未祔廟之意上又曰將來賀正使人莫只就後殿引見否素服如何予奏既受賀書須臨時討論三省密院退兵部尚書宇文价以下十四人同對前月侍從乞同班奉慰至是方引上嗚咽流涕价奏諸使辟屬太

多不思洪邁立其後也葛邲奏真宗朝白雲山言卜地不利丙午丁未則此事不可不審

庚申延和奏事同密院呈太常寺申攢宮按行使乞差覆按使并具侍從及知省內侍姓名上令留下因道葛邲所奏呈准西方有開乞廣屯田事上甚向之王相助其說予奏古之屯田以民寓兵今似以兵寓農只恐當募民之闕上曰如此甚好但恐利在十年後予奏若措置有方向必十年今有開約用二千兵不知于何取撥

上曰馬軍行司有隊外三千人待降出隊牌帳予曰須與雷世賢商量過上曰然

辛酉延和奏事翰林院學士洪邁入局上遣快行家問院吏云雖素服若宣召學士賜茶無妨否又問甚時出局是疑有宣引已而無耗是早三省進呈邁乞省罷排頭官十二員只付見任官仍不推賞上曰從之如何衆人請盡罷太過予奏留四員如何衆欲留四之一上許之仍給帖不推賞一節既行之後方悟所乞省者非屢

官乃排項官蓋聞外議洶洶先為是以自解耳其所留
三負一韓杖彥質之姪顏直之子一張元弼殿院之邑
子一丘壽携察院之外孫甚可嘆也殿中侍御史冷世
光入奏乞山陵諸使官屬胥徒等諸色請給權減一半
候發引日全支付出無筆監察御史吳博古三奏一論
唐佞臣李義府等削去國卹一篇今皆用俗禮如喪制
有合七斂攢有雞枕狗杖不經甚矣今陛下欲三年衰
經則虞祭之後欽奉几筵必有其所當身親之不可使

近習專領乞詔儒臣禮官酌其宜不專用禮生故案之
文其一論山陵諸使諸司辟置官屬猥衆支費浩瀚乞
委侍從臺諫集議撙節其一奏將來梓宮發引乞如紹
興已外詔書經過州縣更不排辦支破飲食仍只行就
在計日批支請給免致騷擾並依奏聞朝士鄭湜代為
之

壬辰延和奏事三省呈泠世光昨日奏乞集議梓宮一
行吏胥軍兵若未發引權半支食錢候發引却全支等

事而無筆予奉令同吳博古文字一就詳議上曰然不
必集議予連日奏告哀使金國取接甚速遺留物宜早
辦上曰見理會惟亞息香佛手香兩件臨安可買否已
而遣御藥張安傳旨問次第

癸亥太上七七從駕過宮哭臨

甲子不坐入局張安仁傳旨令遺留使副就初一日成
行初用三日昨晚盱眙奏金國接伴約此月二十五日
先至泗州故也內引宿直官李嶽二十四日既問院吏

至是初引官也

乙丑延和奏事呈唐恪議謂太上皇當稱祖破禮官之說上批問如何衆人皆以為疑又曰所說太宗小宗及繼別無為祖并祖乙祖甲之類恐皆于經未合予奏聖學高明盡之矣然此說既出須明其不然以詔後世乞付禮部太常寺看詳聞奏上極以為然又云恪後奏軍民巷哭事于禮文當何如黃洽云檀弓巷市七日所謂三日者後世蓋從其便耳又呈洪邁奏察章指臣不合

首議稱祖免居家待罪上曰議禮之家同聚訟古今如此當如何子奏乞批議禮不妨異同令日下供職上曰留下待批出已而付三省云議禮何嫌異同可日下供職次引遺留禮信使副顏師魯高震師魯奏衣帶之類上令如告哀使略與說不必固爭師魯奏昨紹興二十九年遺留使至汴哀赴宴至聽樂簪花若復用此故事臣當以死爭上曰當如此不比衣帶鞍韉蓋事有輕重申時按行攢宮使蕭燧吳玘對

丙寅延和奏事上宣諭德壽宮雜費月可減七十萬緡
王相欲封椿予奏須禁中取兄名目付下方可理會上
甚以為然照內批以內東門司為議事堂十二月二日
掛牌令有司擇日開堂內探報德壽宮發下番狗五十
隻禁中留其三餘給賜內侍內引宿直官洪邁謝稱祖
待罪事上謂稱祖不為無說姑當從衆因言唐高宗雖
非全德然亦善終自當以太祖為比邁曰高宗享國三
十四年太上亦二十六年廟號正宜上又言太上時有老

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夢吳錢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
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亦記
其文皓在金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母曾在明節皇
后閣中能言顯仁皇后初生太上時夢金甲神人自稱
錢武肅王寤而生太上武肅即鏐也年八十一太上八
十一卜都于此亦非偶然邁又言顯仁本會稽人紹聖
間蘓丞相頌致仕居丹陽有老婢韋出家為尼嘗給事
蘇相其妹即顯仁也初携登頌榻通久遺溺不已頌曰

此甚貴非此能住宜携以入京既至都城尼住一道觀
會哲宗擇室女二十人分賜諸王顯仁在選入端王宮
暨即位纔一御幸而生太上頌之孫文瓘語邁云上又
語邁云史大傳有奉劄贊美東宮參決事畢竟老成又
云小官上書言事不應謀之宰執朕素有此意兼皇太
子富子春秋欲其便練自古人君意無學問不知道若
謀之宰執必避嫌難為言朕已令太子用賓禮相見及
其所議事皆朕自定亦令太子每晚來此

丁卯旬休

十二月朔戊辰朝于延和從駕過德壽宮哭臨奉慰如儀

己巳歇泊不坐入局議事堂掛牌令有司擇開堂日內引宿直官刑書葛邲

庚午延和奏事李彥穎再乞致仕上曰也是病宜聽其歸予奏彥穎兩預政機洊分閫寄莫稍有以寵之否上曰與加大學士予奏紹興不可無人須就今日除上曰

朕亦思量無如王希呂鄭汝諧衆人云甚善予奏恐將
迎費用且差人權如何上曰且教鄭汝諧權日下前去
上又云便差汝諧如何予奏臣意不專為省將迎亦以
汝諧

下有闕文

辛未延和奏事王相奏東宮參決欲月如覆奏事例上
曰如此則太煩予曰其間條目亦多更乞入聖慮毋使
致于壅滯上頗以為然宣諭云更待理會予奏攢宮覆
案使葉翥今日上殿陛下宜戒以審細不可止為文具
蓋梓宮自高六尺未聞石槨之類上曰江浙地薄又春
間水泉動葉翥對上諭以須子細朕已令二月後方脩
奉四月發引

壬申從駕如月旦之儀

癸酉歌泊不坐入局

甲戌國忌行香

乙亥延和奏事呈封樁庫申審內合同支會子十五萬
貫克大行喪事所支費予奏據元申候將來發引作料
次支今既未有日未審先支惟復少待上曰候二月支
未晚又呈盱眙報金國賀正使副完顏宗卞李晏約初
十日過界上曰禮物當受否予奏既是通信不過馬幣
非華好之物恐難不受奏事畢予奏元擇今日東宮新

開議事堂議事夜來却得關報東宮為赤自在朝假恐
合令太史別擇日上曰當別擇日施樞云歲且盡莫若
就正月始和上曰然可以此意諭太史局初天禧四年
太子亦以十二月就資善延見輔臣予嘗語諸公以為
疑故施樞因事及之又宣諭將來吊慰使來合差接送
伴予奏方欲奏稟恐不測到來須先差下臨時使遣行
上令具寺監丞以上名又問李師邈卿等識之否衆人
云熟事起于醫曾懷病愈特轉一官上曰忘記矣浙漕

鄭汝諧暫權紹興府陞辭上稱其浙東視旱之勞汝諧奏昨首言紹興騷擾致降勅榜然臺諫諸司侍從相繼有言怨皆歸臣今往應辦乞賜保全上曰既如卿肯任怨豈不主張卿

丙子微雨延和奏事呈接伴金國將來弔慰便副上曰將來正旦人使到闕設素幄引見外欲不受其禮物庶長不敢當慶賀之意或量受些小何如予奏莫令有司商議否上曰令議又呈昨日付下德壽宮歲減省錢物

等數即前宣諭約七十萬緡者予奏不須降指揮只割與戶部及所屬庫分令知上曰然可以備水旱又呈禮部太常寺乞造太上皇帝櫛上曰梓宮已是九尺向來徽宗及二后緣金中棺小故就泗州置櫛今更不須用又呈江西馬大同奏將來太上祔廟應為正太祖東向之位劉參贊其說上曰是謂祫享守唐制如何予奏趙粹中昨論此甚詳正為祫享若唐則是開元始增四昭四穆為九廟左相疑主大同又重于改作力言宗廟事

體重須禮官獻議不應外官主之予覺其言辭不順即奏云且類聚續議可也批出差宗正丞采之端李師邈準備充接送伴又批出付兩廳云將來弔慰使到闕備有支賜令有司預辦

丁丑旬休

戊寅朝于延和從駕過宮

己卯不坐入局

庚辰延和奏事呈椿辦金中弔祭使例物上曰甚多予

奏只金七百餘兩銀萬八千餘兩匹帛不與焉蓋合帛
祭為一事也上忽顧予問集議攢宮下諸使諸司辟官
支費等文字如何予奏方欲進呈既展讀上曰紹興十
二年是徽宗顯肅懿節三梓宮所以二十分紹興二十
九年顯仁已減十分安恭又減七分今官屬減半恐太
削弱並依顯仁時體例可也予奏後面別有項目在此
至吏卒支費自十月八日以後止支七十日權住已有
指揮上欲令展作一百日當別令申請初辟置無非闕

節賄賂外議喧甚于是吳博古乞集議裁減久之莫敢措辭數日前方就臺諫定議洪邁諸人云皇太后謂吾百歲後只用四人扛板乎蓋貴近不悅者多倡為爭論遷延頗久致達上聽而有此議又呈禮官看詳唐輅論太上稱祖事予奏輅說雖失當正緣士大夫不曾深考多以為是今欲行此奏庶幾四方萬里與夫後世皆知曾經詳議免致異論但禮官怒輅指為不學浮言遂痛加詆斥斯已過矣如此等語並欲貼去上曰必何篤乎

遂降旨云依看詳到事理施行密院奏外議謂李師邈
見在平江行醫今若接伴則經從本府守臣監司相見
時皆坐其上緣此物論頗籍籍莫若改作館伴上曰既
是醫人別改差人姑與一差遣二樞云已與庫中屬官
矣上曰如此則誰可二樞云閣門趙嗣祖見其同列劉
績曾被差領以為言上曰常記其大略但以其舉止及
宣導頗輕故遲遲今可差代師邈起居郎胡晉臣對第
一劄論駝坊常昌弼揚言上書乞太子參決以為已功

上曰如此事朕不謀之宰輔雖父子間亦曾說乃出朕意欲行遣其人晉臣奏行之適足成孺子之名不行又不可但乞禁省加密可也

辛巳延和奏事上宣諭馳坊常昌弼與獄如何衆以爲允上又欲別作行遣子奏却恐成其詭妄只如此足矣又宣諭太子在議事堂引知州請劄子時卿等莫周坐否子奏此則不可蓋禮所以別嫌明微正在于此太子坐受其展讀猶恐未安況臣等乎臣方俟見太子商量

亦望陛下更致眷思上曰也是要商量卿等更與理說
劉參云如講堂講者立餘人坐亦可予曰不然講堂有
賓友之義此乃公事上曰更熟議是日引軍器監丞沈
清臣輪對劄子凡八千言一一展讀知閣張焘奏臣正
引例隔下清臣奏讀俟久之焘又云簡徑奏事上曰今
勿却已而甚久次當引林栗已來伺候上知清臣對必
久先令作十六日疑前奏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
事讀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閒廢今不枉矣清臣

劄子中一項論賀正人使乞不見如前日本無可疑恐有奸臣獻起釁之說切勿聽之前日不見何嘗起釁上甚以為然且云初意本欲止見之而不受其禮謂禮官必有公議姑付之使定其論不謂禮官乃爾定來甚無義理今念彼再來不見非人情止常見之決不受其禮為是沈極稱贊云陛下只恐見義理不的若已見得義理明自不用惑紛紛之說上深以為是

壬午常參官逐和起居記宰相升殿奏事蓋上前日宣

諭過宮領恐事有壅滯令駕出日依舊奏事也上再說
常昌弼行遣予奏如初又曰卿等見韓彥質可諭以辭
禮物之意十七日引對朕亦當諭之衆人云假禮物以
通好似乎無嫌從駕過德壽宮入臨奉慰如旦日之儀
癸未歇泊不坐

甲申延和奏事呈給事中王信馭禮官看詳唐輅文字
乞將輅罷黜上曰繳駁不當言乞罷黜可貼去又問當
如何予奏議禮無嫌輅非其職不合爭執犯衆怒耳比

常昌弼為輕令去可也上曰然彼見請少遲還宮者朕取之如此左相主輅奏云輅十年前已為倖今當與郡上曰權貨可除郡乎王相云輅是提轄非監官也劉參云只恐給舍不放過上曰臨時却宣諭書可也既退招王信諭以此意信曰欲何以處之王相言得旨與郡信不以為然曰衆論正紛紛非為其爭稱祖緣其奏云後有令王何以處之語太狂易子曰且降外任指揮以待衆論之定輕重却在臨時衆皆曰然遂擬入而令信一

面書元降指揮予奏昨有旨後殿設素幄見人使只恐太窄如賜茶之類皆有妨上曰令多展數間予奏值雨則費力上曰只就節廟予曰庭下縛露屋亦可今日三人知閣同對乞諭之上又曰前日曾語韓彥質等以初見人使諭以不受禮物之意否予奏元得旨陛下却面諭既今日對乞先賜宣諭上曰然卿等寫意度與之使知適從是日未時彥質同趙濟對上令以此諭宰執于國書中添一幅却其後來禮物即便奏來起居舍人鄭

僑對次引思半嗣王榮陽及開府四宗室同班對

已酉延和奏事呈鄭僑奏乞詔大臣詳處正旦人使等事予奏彼之使名但云充正旦使副而不言賀上曰如此則更無可疑又奏後殿東廊面西坐似未安適來商量若就東朵殿則猶南面值雨不妨拜于廊上甚以爲然令割與閤門及鸞儀司予又奏若彼來弔慰必在德壽上曰因事于禮亦當在東楹却就殿東設幄可也

丙戌臘假國忌行香畢清華奏事上服粗布巾布衫腰

經先是洪邁及京鏜等初對依中官服紫衫皂勒帛予
深鄙之與諸公議用涼衫作常服弗聽昨日不免令衛
璫計會御藥院欲以涼衫或皂衫入對便坐二璫密奏
其事遂定用涼衫皂勒帛蓋上服如此為近臣者可少
變乎予奏昨日雖議定北使以正旦國信為名初無賀
字受禮無嫌退取國書觀之却有奉書陳賀之語今欲
就鄭僑奏劄明言歲旦通好祖宗在喪所不廢今設素
幄許令入見而却其禮物又慮彼以故事為請未審于

禮如何令禮官折衷以聞上曰若言祖宗則是今為過之不須如此衆又曰聖慮尤高遠矣上又令寫三次意度與館伴一言不受二言待以此意申朝省取旨第三方云特為兩國通好之久不欲重違已令收受予奉待逐一擬進

丁亥旬休付出昨日所進議禮物指揮及人使意度三項頗有塗改然大槩以定房更初欲備意度劄與館伴所王相又欲簽名封云予謂皆非禮只當諭使副來早

過府第而授之衆以為允

戊子朝于延和昨日太史局再選議事開堂用正月二
日八日十日十三日十九日二十六日內兩日國忌餘
多假日臨欲將上予頗疑之謂衆人曰是日無朝殿可
乎衆難之乃選下別理會既而上果問擇日如何予奏
雖有數日非國忌則假上曰須是有朝殿日王相退方
悟曰如此則上依舊逐日視朝姑使太子習慣耳予曰
何知之晚也上宣諭昨日所疑指揮甚好莫便劄與禮

官否予奏已劄與上曰恐彼疑後殿止告以崇政殿或
垂拱亦無害卿等論韓彥質等有商議事徑過堂中理
會予奏彥質疎通臨事必不拘泥上曰茶酒太過予奏
前日略舉祖宗時故事耳既紹興三十年所無自不應
有上曰天竺觀潮之類都可從聞使人有除聽樂簪花
外並無舊例之語予曰舊例正為紹興當時既無今自
可略也上又曰俟禮官討論到便與禮物例殿門外指
揮並行否予曰亦須奏過方敢批旨也上又語予曰前

日林栗諫官文字俟使人到了次第理會從駕過德壽宮即回館伴使朝再相見予告之曰恐彼疑上不御正殿則告之云彼國弔慰使尚未來本朝以兩國和好所繫上特御素幄見使人若使用吉禮御殿却先慶後弔可乎彥質等大以為然且曰紹興間施宜生語錄云本不遣賀正又恐兩國以為疑予曰此亦足以折之况當時顯仁掩攢猶在歲前今尤不可御殿明矣

已丑歇泊不坐入局

庚寅不坐入局上批問引見使人就垂拱亦可或權改
淡黃袍皂幘頭受書了却易服見使人王相以為當然
予密語之云祖宗雖有受正旦人使故事但累朝多是
春間上仙祔廟在歲前雖紹興二十九年顯仁皇后亦
就歲前了却却有此疑似不若來早面奏

辛卯延和奏事呈禮官詳議到鄭僑奏劄論正旦人使
事謂當受其禮物而不必辭上宣諭可語韓彥質不必
用前日三次意度直受之可也予奏昨日聖意欲御垂

拱不若設幄東偏彼既得見豈敢計御服况陛下尚爾
縞素必有以服其心切不宜改易惟後殿則行馬經垂
拱曲折而過却或致疑今第降旨云依詳議到事理施
行可就殿之東楹設素幄引見使人百官並免褻見其
禮物毋令入殿付之有司上初欲云寘之殿門外更不
啟封以未及免喪既見詳奏乃可之仍云衣服若未定
臨時批與卿等今日亦引館伴俟封罷令去見卿等予
又奏祖宗時彼有弔慰祭奠兩使紹興末比殺其禮共

為弔祭使今所以遲遲必是商量未定前日密院欲依
例發金字牌往盱眙令報已差接伴臣已留住上曰此
安可將謂鈞致他使命予謂更當差下一番接送前日
安排錫賜却分作兩項以待之上曰極是向日賀會慶
節人以有將來我亦兩番遣使之語又呈赤岸押宴上
曰誰未曾去遂差劉國瑞又引館伴韓彥質趙濟接伴
馮震武戴勲至東華門免引

壬辰雨皇太后聖旨免過宮燒香不坐入局

癸巳早設素幄于垂拱殿之東偏上初坐後幄應奉官起居次御素幄宰執兩拜起居訖升殿入幄中侍立決引金使鎮國上將軍兵部尚書完顏宗卞副使中議大夫秘書少監李宴升殿授書如儀次下贊名朝見兩拜受賜亦然引三節人不山呼各受賜闕出駕興再坐引宰執北使副不拜宣坐賜茶先有旨進御茶不用拖子殿上机子坐墩及殿下拜褥皆以青國書曰四序更端三陽交泰受屬布和之始緬維介祉之多乃遣使輶徃

持慶幣益彰舊好深切馳懷大璫拆封訖左相與子對展宣讀復授內侍依紹興三十年正旦例既不賜茶酒就驛賜御筵施樞押伴北使不受館伴云向時有例北使云初謂皇帝已公除吉服早來却猶御白袍自然難執酒盃只茶便了白采施宜生奉使朝見退受御筵歸去訖言如將來花宴亦不合受觀潮游天竺射弓却有例不敢辭或云紹興三十年却不曾講此三者甲午節假有旨許人使游天竺寺

乙未節假

丙申節假驛中與北使議正旦入慰使者曰持賀禮來
若之何慰也館伴往來議論然後云行人敢不曲從其
實紹興三十年太上在顯仁服制中亦既祔廟又是時
名分未正猶免入賀今國無說特信國使為是欲見功
耳果有內批付密院浙西路鈐王舜臣升添差摠管此
人乃通事掌儀之把頭者

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朔丁酉雨延和起居兩拜訖從

駕過德壽宮臨慰如儀即回劉參入驛押宴

戊戌雨元日假內不坐前月下旬三泊以太史局再揀到正月議事開堂其間多值假故上曰初二日成日可用且略應日前晚予密入奏謂雖是節假乞陛下特御延和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議事堂庶幾新元發政協先後之序昨日果有旨今日內殿奏事上宣諭待北使外間無議論否予奏陛下聖孝如此其本既立自然禮無違者上曰皆由卿等處事精審朕前日亦語葉耆翁矣

勞久之又及東宮開堂議事今日引秦燭羅獻能若禮
數商量未定則且令劊子欵曲未遲初在漏舍子與諸
公若對展劊子恐有嫌王相頗懷疑云不成只教某向
前子云固當互陳所見但不敢對展耳至是遂于上前
奏陳子急截其語云對展有嫌上以為不可乃止子因
奏陛下當厲精又以參決付之東宮今百司事多因
循臣等固當益加勉勵少副聖意但恐智慮所不及有
不逮耳上復稱獎云卿等思慮無不至正賴共振紀綱

予曰前此臣等有過全賴陛下掩覆今若又不及衆論必不恕上曰朕不至如前代帝王更有猜嫌王相云天
下事自有正理不必過慮次赴議事堂便欲繫鞵相見
予曰譬之禮上恐當叙拜衆以為然而行首司云堂甚
窄狹又設椅相對不容拜席欲南北相對予以為不可
王相云賓有禮主則擇予不敢彊既而復自云想是御
前定此禮數蓋疑予持之其心術類此拜訖點茶畢起
立白事予曰文字若欲少留乞候晚間付下準備次早

進呈東宮以為然且云當用匣子封回子又稟前蒙譙
春坊傳令旨要擇一吏承受文字緣省分六房若互遣
小吏恐不能徧知諸房首尾兼卑微不足備使令已議
定差三省提點密院諸房呈旨詣官聽約束却令自諭
諸房庶幾事有統一不至漏洩東宮云甚好再坐點湯
畢退東宮坐堂上引前知德安府秦煥再拜而上搢笏
展讀劄子訖下堂再拜而退次引前知合州羅獻能亦
如之

巳亥雨國忌行香人使觀潮

庚子雨開基節假使射弓于玉津

辛丑雨免過宮入局是日本就驛賜宴王相押伴北使
力辭從之

壬寅晴早上御垂拱後幄先引送伴馮振武戴勲朝辭
次御東偏素幄人使朝辭賜茶授書大略如初見之儀
參知政事劉正入駟押宴初定黃洽洽尚在病假而施
樞適喪女適假滿來乃用紹興末例一員押兩宴無嫌

遂再取旨差正修奉司郭棣霍汝弼渡江往紹興

癸卯晴人日假內引賀金國生辰使副胡晉臣鄭康孫
辭于清華閣國書曰候協龍祥適際五剛之旦節編鳳
紀載禔萬壽之期惟盛德之昭升宜休符之滋介顯馳信
使肅奉慶函庸申飭于幣儀蓋導迎于嘉祉初呈草本
用惟仁德之昭升予遣人語洪邁謂金主號有仁德二
字得毋嫌乎邁亟改焉

甲辰微雨人使行景靈宮燒香歸清華閣奏事奏會慶

聖節諸路合進銀絹有司申請上曰恐有慶賀之嫌免進以寬民力如何予奏此乃典故不可廢況戶部藉此充經費豈容蠲放初非宮禁私用特臣子不敢不以此奉上耳又奏今年大禮莫只是明堂否上曰紹興間亦不詣景靈宮不登樓肆赦予奏合排辦事多所以欲先定如將來修輅亦可免反賜亦當如乾道初支三分之一上曰然又奏將來梓宮發引陛下及皇太后皆當出德壽宮門奉辭或謂難設兩幄次須同禮官討論萬一

窄隘須拆動待漏院上曰莫不須否予奏恐天昇輿高
長上曰不得已即拆動且同禮官商量

乙巳雨王在告予率施劉二公徑詣太子待班閣叙揖
且略白今日當奏之事遂以為例延和奏事太子初侍
立駕坐太子先起居兩拜升殿次宰執兩拜升殿常儀
予奏昨稟會慶節依格進銀絹今作省奏請上曰畢竟
有慶賀之嫌上乃令放免二年俟終制令進衆人仰贊
聖德不已予曰略曾會計諸路多寡不等共約銀十五

萬兩絹三萬疋皆入左帑今欲擬指揮令封樁庫撥還
上曰內庫亦可予奏本是戶部經常支用不必動內庫
也上顧太子曰此事如何太子以為甚當又呈廣西漕
司保明知萬安軍杜孝恭非廢老疾病予奏此乃依指
揮保明合免奏事因及守臣不可不擇茲乃為治之本
上顧太子曰苟非其人不可輕放過上見敷陳要務頗
愜意謂太子曰今後不必間日參決自可每日侍立只
此便是參決既退遂指揮閣門自今後內殿坐並令太

子侍立次引新浙西提舉史彌正彌正猶未受告而先
上一劄論太上未祔廟百日後民庶未應開樂上批其
後此說似有理卿等擬指揮來予擬云昨禮官條具與
故大行太上皇帝未祔廟前臨安府城內外合行禁樂
可令諸路州準此尋付出施行

丙午旬休紹興攢宮修奉興工

丁未以雨駕不出入局

戊申國忌行香

巳酉國忌行香

庚戌上元節假

辛亥早朝于延和皇太子侍立呈禮官申奏將來梓宮
發引皇太后及皇帝奉辭去處上初謂當送過江遽曰
太后年高恐難遠出予奏前在清華已曾奉知于德壽
宮門外設幄次與北方京師宣德門外同陛下奉辭非
是出江下莫令禮官同几筵所相度否上曰莫只就德
壽宮予奏外議政為將來欽奉几筵只就德壽宮則太

后須三年服滿乃歸大內諸事皆未便此正機會合預
商量王相亦云前御批宣示王信云將來令甘昇修葺
慈寧宮今莫奏稟太后否上曰此非半年不可成予奏
乞留中更商量又呈鄭汝諧乞免權紹興府奏上問聞
與趙不流不協恐擔閣了事可正差汝諧知紹興予奏
莫除職否上初難之衆人云除帥不可無職上曰敷文
如何衆人云且秘閣可也予奏不知何以為名王相云
只作選用之意亦可予乃奏莫却除漕否前顯仁時三

者上曰記得是錢端禮別添誰予奏別差楊剡權上曰
專委一員事未必不辦

壬子節假

癸丑延和奏事呈修奉司申明太上皇帝神穴丈尺禮
官元具放例既而却云屬陰陽家予奏此皆土地淺薄
恐尺寸依格則有水故便文自營爾今欲降指揮令議
定却乞宣諭州增卑培薄之法雖極崇高正是山陵上
甚以為然又呈禮官乞置槨衆人皆謂不可闕予奏就

身惟棺棺外惟槨此古今不易之理其餘皆具文也乃
令有司修製次詣議事先引新知峽州陳崧卿次引新
知安豐軍王仲堅新知施州朱起宗王朱皆武臣也初
二日引秦燭及羅獻能其制如殿庭無異側立讀劄子
既畢置之椅後予深以為不然昨日密諭尤袤教以設
案于前如州郡之禮袤深然之密以劄子稟東宮予又
諭行首司衛瑔今日參決時宜設橫案藉以紫褥就其
上展呈文字已而引守臣及議事並用之雖東宮亦為

當然也

甲寅太上皇帝百日衆人云今日不當奏事緣先有駕出奏事指揮遂入奏言之予曰別無事惟房錢不可過今日遂繳進既入至祥曦殿上已遣御藥鄭邦憲來宣問此事奏云已繳入矣至後殿門外邦憲又來云放多少舊例如何專作太上百日降指揮奏云已是如此降旨放半月初紹興二十九年顯仁服藥時放房錢門稅各半月去年十月失于照應小民頗以為言昨日子奏

欲因百日舉行上以為然又問多少予奏或云一兩月上曰從其多者予奏莫須批出上曰不必批出一面擬指揮既退方知未半月駕過宮哭臨奉慰如儀

乙卯不坐入局盱眙白報韋璞姜特立以十五日回入界二十四日取接遺留使顏師魯內引宿官洪邁邁見上服繞粗因奏已過百日當有所草上曰正欲與卿商量初欲候祔廟邁云事當以漸今乞服黻袍如臣庶墨衰之類易布巾為絹或羅上曰如此則服黻絹涼衫皂

帶邁又具劄子奏饒州天申節進銀之外貢金三百兩
乞一例蠲免邁既退上復遣中使問舊例引宿官用背
子今如何邁乞用黥絹為之且以近所用禪服樣進

丙辰旬休上批問太上百日後朕于內殿見卿等衣服
如何予折柬王相此必因洪邁所言而有此問當具以
對王相不聽止令太常寺供前時所議御殿服制而已
丁巳朝于延和先奏事呈鄭汝諧辭免紹興上問何故
予奏汝諧緣乞勅榜之故上下皆怒如修奉諸司絡繹

往來其官員不受饋固無妨至于吏卒輩皆相約勿受其意非美上曰如何予奏若留汝諧使之獲戾一夫不足卹恐誤大事乞別與一差遣上不可予曰彼自乞祠從之可也上曰職名如何予曰自不應與上曰帥便要人衆人云延室可權否上曰望輕予曰須就侍從中擇一員往上云誰可予曰莫如張杓但令帶權侍郎去上曰與除集撰予曰祖宗時應付山陵曾令朝臣權轉運使上曰體面生衆人云莫與待制否上曰只集撰將來

事了或召還或加職未晚并令速去不須對上果再問
內殿冠服事予曰昨日所奏未詳尋常士大夫家過百
日巾衫皆用細布見客則以黻布上曰洪邁乞用黻絹
如何予曰其說難行上曰當用細布晚間內引宿直官
之類如何予曰布中背子代常服上極以為然從駕過
德壽宮即回

戊午歇泊不坐盱眙報金中弔祭使富察克忠劉韋
讀祭文官耶律履欲以二十七日過界予與衆人商量

入奏少間接伴內引乞面諭禮數既而內引接伴使副
宋之瑞趙嗣祖上遽宣諭云只依紹興二十九年例不
必徒為紛紛

已未延和奏事呈林栗乞加太上謚廟號堯宗上曰堯
字入謚法否予奏正謂謚有翼善傳聖曰堯上曰今當
如何衆人云已定矣予曰若欲博盡羣議更付禮官如
何上曰令禮官議予奏久已定二十六日告天今須令
別擇日上曰然又呈栗遷奉之奏上問何謂也予奏便

是欲正太祖東向前者陛下宣諭給事是也古者七廟
太祖居中六世三昭三穆唐開元增為九廟緣古今廟
室自別上曰見禮家象圖所畫廟制與今不同乃進呈
訖以此本初以王相力拒馬大同之說夜來既展一室
則今有嫌不可議矣又呈張杓辭職不允又呈杓乞對
上曰為應辦令速去上于榻後付禮官理會虞祭文字
云與太后商量既几筵在德壽即就行宮禮予奏禮官
更有一劄子說長樂無在外故事當及虞祭迎歸大內

此事體重少間繳入乞陛下與太后子細商量上又及冠服之制云朕斷然易以布心然後安指帽云已易之矣予奏莫用昨日御筆行出否上曰不須如此待祔廟畢有司請改服時就降旨云已如此行矣

庚申延和奏事東宮請假不待旦初向前上忽指膝示予予猶未悟既而提衣袂云此已用布矣不太細否予奏陛下出于獨斷行三年之喪均是衣布何細也值光堯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羣臣不能將順致煩聖慮

所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矣又呈北使至當差館
伴上曰就差鄭僑張國珍又呈史彌正乞有司議受弔
時羣臣衣服上曰自有故事似不須議予奏正為陛下
服練羣臣不應頻異上乃令討論呈張杓再乞對上曰
已令速去予奏侍從出帥若不得對無以增重事體上
曰來日又過宮予奏莫可今日內引否乃留其劄子內
引新知紹興張杓

辛酉呈橋道頻遞司理會將來太上皇梓宮出城方向

道路上曰雖不動民居却須拆城合早理會予奏聞大
升輦之類比舊稍高長且降指揮令同太史局打量丈
尺具圖本申聽指揮庶免騷擾又呈館伴既就差鄭僑
張國珍則仍用前日所借之官上曰聞告哀使到金主
變服又呈新知紹興府張杓借內庫錢二十萬緡上曰
先已有二十萬緡矣衆人云恐須應付劉參不以為然
予奏昨朝廷止應付十萬緡餘令截撥未知多少上曰
未知如何支欲須問之予奏今莫若且應付十萬緡却

令開具收支見在數目聞奏上從之又呈劉確除兩官吏部申明欲于遙郡階官分降上曰此人罪不可恕可並降遙郡兩官予奏將來依舊叙復上曰可于指揮中帶說更不叙復予奏更有管範輩却不帶遙郡不知如何上曰官小不必問上又顧太子曰醫官不當帶行遙郡自不合放行太子奏祖宗時無此予奏遙郡旌武功與和安大夫之類全不相涉予奏此月四日浙江私渡沉舟壞二三十人今梓宮一行舟船欲令臨安府及漕

司措置閱試上以為然趙不流聞之亟奏劾西興監渡
劉興行浙江監渡王德文並乞罷黜批依從駕過宮即
回

壬戌歇泊不坐入局

癸亥雨延和奏事進呈禮官闕林栗所定太上廟號衆
以高宗為允雖東宮亦然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
欲用衆愕然劉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東宮亦曰不可
用上曰世祖光堯如何予曰廟號無四字上曰然則堯

宗可用劉參曰堯是名子曰書正義嘗辨之上古字謚號不一堯自名放勛且既入謚法而唐高祖嘗謚神堯衆人云堯宗字生上曰久則熟矣王相云更令禮官議上曰禮官必守其說莫若卿等自商量既退招宰掾問之京鏜云金主父名宗堯奈何衆人曰此大可疑呈張杓乞碎差紹興通判一員予奏黃由是狀元及第却可令來上曰事畢又難遂罷遂已

甲子晴黃洽除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延和奏事

呈禮官駁林栗堯宗之說衆人云金主父名宗堯恐不可用上曰堯宗與宗堯莫不相妨否昨日謝諤奏乞為聖宗亦自好蓋可以對神宗王相以臺諫所主力以為然予曰不若烈字本烈祖之詩可以形容中興之功又有祖意劉參亦贊之上謂次于聖字似無易兩者予云莫更令議定否上曰直寫此兩字令議中使例賜蕭參笏并馬并傳旨云綉鞍笏頭帶候祔廟畢合服用時續賜

乙丑延和奏事呈禮官定太后將來奉辭梓宮之儀顯
仁時本就慈寧殿奉辭上曰果是如此勿降指揮止貼
去都莫說及子因奏議太上廟號聖宗退而契堪得契
丹隆緒已嘗用之至如烈宗竊疑僭偽之主曾用連夜
看晉載記五代九國志則劉聰慕容寶楊渥皆用之矣
已而抽回劄子降去二字只令別議上曰堯宗莫不妨
否衆人云且候衆議恐別有可用之字蕭參云本朝除
太祖太宗之外列聖廟號皆不可犯前代則高宗誠不

可用內引告哀使副韋璞姜特立呈金國回書曰遠馳
信傳遽及訃音審色養之永違諒孝思之罔極方敦親
好深用惻傷尚勉節于哀情庸善綏于冲履又引直宿
官宇文价乞以光堯廟號為光宗謚憲孝為誠孝上初
謂廟號為成宗价遂舉巍巍有成功法始乎伏羲而成
乎堯

丙寅旬休

二月朔丁卯朝于延和呈館伴趙不黯借官上曰弔祭

使副及讀祭文官皆文臣恐張國珍粗疎不能應對是以改命予奏不黜醞藉聖慮甚至數年前不惜誤借開國縣名今日又擬常寧予令改作天水縣呈浙東田渭乞令紹興府用飢民修海塘予奏張相已欲用饑民助山陵之役今乞令措置施行上曰蕪軾亦嘗曾用此法內批今年春冬各供送德壽宮羅五百疋綾五百疋絹三千疋加綿一萬兩充支散官吏宿衛親從軍兵衣賜使用是日御史臺集議廟號禮官專執高宗侍從臺

諫以高光二字為言林栗依舊乞用堯宗

戊辰歇泊不坐入局

己巳不視事入局

庚午延和奏事呈集議太上廟號上深欲用堯宗衆人以金國宗堯為言上曰彼乃名耳蕪字亦顛倒皇太子奏斷不可用予因奏連日朝云有欲用藝宗者蓋書有歸格于藝祖即文祖也本朝太祖既曰藝祖則中興之主當為藝宗若用堯字專取授禪而不見中興之功用

藝宗則與高太同義所包者廣宰執侍從皆以為然上亦高之因問藝訓何義予奏孔安國注云藝者文也文即太祖也上曰亦好既而又吟數四若有思云予奏廟號用孝憲二字憲乃取法其義亦不輕不若用誠孝上亦以為然予奏欲併付集議以示至公上可之又呈禮官閣門國信所定弔慰使到德壽宮宰執以下皆用常服予奏文字本入熟緣此一項深合商量昨顯仁時北使到已是祔廟故用常服今大行在殯且別宮無嫌陞

下方衰經受弔臣等亦難冠裳侍立况啟攢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脚幘頭衰經去杖正得中矣予奏聖諭盡善百官不可入也此項別容擬指揮進呈其餘項目皆常儀自當一面施行予又奏金使奉辭几筵時如何上曰令館伴同往予奏恐臨時彼以為疑未審可如初到只令就德壽宮朝辭否上曰此各一事臨時當使館伴與商量予奏臣有一說莫若約度過宮日分令彼奉辭上因屈指計其日且

云使人在館約十日許予奏或先或後皆可但令彼就過宮足矣聞禁中宣諭太常定儀制正令金使自辭几延故詳及之

辛未駕免過宮入局御史臺集侍從兩省臺諫禮官議太上廟號衆人以藝祖為然禮官唱其不可引藝成而下為說衆復和之遂引太哉乾元惟天為大乞為太宗壬申延和奏事上曰衆論以太上為太宗藝成而下不可用已令付出既有太宗小宗之說豈可用不知堯宗

如何更商量一兩日未晚

癸酉陰延和奏事呈太上廟號劉參力贊光宗王相以
成為言上曰不出此兩字更待今日思之來早理會不
必更將狀議上玉音又及堯宗蓋主之也衆人復舉高
宗上竟不欲用予知其無大相遠不復措辭都大主管
喪事所繳到御製太上挽詩五首先是洪邁入直上令
中使持草示之且諭今須有所改定內一篇云重華愧
有虞居然慙非質正爾紹皇圖邁以愧與慙相似擬改

作居然將非質上從之

甲戌晴延和奏事呈皇后生日進香上令權免二年奏事畢上于榻後取唐書一冊檢高祖紀指示云高祖既謚神堯又載于謚法太上何為不可用堯宗今只于堯字光字擇而用之蕭參云堯字輕光字重子奏聖意雖定亦須令衆人知然後用上曰須明示以此意退而批旨云堯字載于謚法唐高祖已謚神堯用為廟號似亦無嫌可令議定聞奏堯字林栗發之戲語人云何必高

宗無以易堯

乙亥陰國忌臺中集議不以堯字為然宇文价主成字
衆初不可已而翕然

丙子旬休

丁丑延和朝訖奏事衆議廟號或曰成或曰正予奏吳
越錢氏嘗僭成宗正字乃不成語上必欲用堯字特降
指揮可也王信駁姜特立轉遥郡刺史上曰是告哀使
乎是非常例可論令書牘予奏信前既立論今不合自

違其說既宣諭必便書牘呈摠護司申屬官趙善悉盧
瑤乞先支添給及將來免推賞予奏二人是朝士緣向
日臺評紛紛不自安屢來控請不欲將上又懇伯圭備
申上曰並依紹興二十九年體例無增損予曰如此則
降旨依施行從駕詣宮即回中使梁彬持金國廟諱一
紙來傳旨云宗是其諱適來所說太上廟號未須行出
別擬一字向來固嘗及此上不以為疑今復有此宣諭
內引賀金國正旦使萬鍾趙不避其回書曰文杓叶運

肇開歲律之祥信使來同敦講世和之好爰書辭而申
祝祭幣物以陳儀併職腆勤惟深欣懌鍾等初出使既
得宣諭一切如舊于是沿路及燕京賜宴聽樂簪花用
吉禮謹嘗致懇接伴令為控免路中得其禮部不許之
符遂持歸為信又獻北征記一冊

戊寅社假內降禮官宇文价等奏狀乞用誠字為廟號
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寧考之寧給舍王信等乞用藝
字戶部侍郎葉翥乞用開宗

已郊延和奏事上問廟號衆人謂臺諫引大誥寧字可
用上以為稍輕且止見康寧之義不若用藝字又云烈
宗如何予曰前已奏知只為劉聰等三人相犯又及成
宗予曰錢王元佐嘗有此所以禮官乞用至誠之誠上
以為泛更商量一兩日宣諭當遣報謝使可依例具朝
臣姓名來予奏莫不須用紹興例否上不以為然內引
館伴使副鄭僑不黠僑請使指且及金使入慰衣服上
曰夷狄不足較羔裘玄冠不以弔彼自失禮姑盡在我

者而已又云或有商量事不必過位恐彼不從却失體止令掌儀往來可也既退上復呼不黯回宣諭云金國使副及讀祭文官皆知書所以改用卿

庚辰延和奏事呈人使排日前已有旨朝辭分作兩日先詣德壽宮几筵殿次就南內辭予奏人使辭几筵駕既不往羣臣立班莫衣服如初否上曰然垂拱朝辭却須用常服予奏固當如此太上謚寶以聖神文武憲孝皇帝之寶十字為文詔令文思院刻玉奏事畢予云廟

號已定否上曰寧字稱不如藝字參樞皆贊之左無語
予曰聖志既定當用給舍所奏及鄭伯英劄子行出上
批謚寶文字令再將上

辛巳延和奏事呈太上謚號上疑憲孝字予奏憲有法
之義若連孝字而言于體為輕且例用聖孝大孝元孝
顯孝之類皆隨孝取義前欲改作成孝本好只為碍懿
節改成節稱呼不順當令禮官別議從駕過宮內批差
官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信國

順懿大夫吳從喜已下一十人并皇后閣典字楊憐已下一十人將來送護大行太上皇帝梓宮至攢宮可行下所屬去處施行夜德壽宮脩內司兵士陸青在宮中欲作竊明早方得之于山上執付臨安府尋杖脊配雷州聞數百人環宮捕賊通夕擾擾有內人久病佈而死壬午陰國忌行香

癸未延和奏事議太上謚號并及藝宗左相道禮官之言以為未安劉參初主藝字至是亦持兩可上顧予曰

禮官欲用甚字子曰只主高字劉參遂變其說力以高字為是左相曰禮官謂將來恐人如濮議著成小說且責朝廷不力與開陳黃樞曰藝字出于二典亦何不可御藥院奏審年例端午節金鍍銀裝浙二絹透畫扇皇太后六十柄皇太子四十柄今年欲乞權不彩畫止用白成銀裝釘供奉宣賜奉聖旨依內引字文价禮官又入奏闢藝字只乞從初議以高宗為廟號

甲申延和奏事呈禮官再乞用高字衆人皆謂太祖高

祖皆極尊之稱上曰商高宗亦豈是祖再三味藝字且云前已批依王相奏未曾行出上顧予如何予曰若以高太為義則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蓋聖意不欲違衆也予奏憲孝如何禮官欲作成孝則碍成節皇后音欲作光孝上以為未穩乃並令依舊呈學士院諮報紹興間金國弔祭使歸止用謝狀今未審如何上令答書內批差京鏜劉端仁克報謝使副

乙酉國忌行香人使入門內引接伴使副宋之瑞趙嗣

祖

丙戌旬休國信所申金國祭奠金器二百兩銀器二千兩足物四千足吊慰足物四千足

丁亥雨早免起居從駕過德壽宮易小祥之服應奉官更亦如之殿上設太上靈坐宰執侍從兩拜訖分東西立上亦服布四脚設素幄于東廂舉哭在庭皆哭引北使富察克忠劉韋讀祭文官耶律履再拜訖升殿具祭文亦云叔大金皇帝致祭于姪宋太上皇帝尚饗降階

再又拜訖退侍從以下先出宰執升素幄侍立使人朝
見授書如儀上舉哭在庭皆哭其書曰頃達訃音遽聞
大故念久敦于世好殊深軫于中懷載飭信輶往伸慰
問尚順禮經一節用綏孝履之和中節下節各朝見受
賜並依常禮次易常服從駕還內蕭參入駟押宴

戊子歇泊假五府共作一奏繳進光堯挽詩二首

己丑晴延和奏事呈二十六日早金使詣德壽宮辭宰
執侍從在彼立班與是日國忌行香相妨予奏百官既

不到宮止分宰一二人押班可也上以為然又二十七
日請太上謚于南郊與人使朝辭相妨劉參欲退而請
謚予謂于禮不專乃展作三月三日上曰冊寶不遲否
予奏刻寶止用一手當令一面為之冊文衆手分鐫甚
易集也張杓奏向來顯仁園陵用錢五十七萬除今次
兩政借得二十萬截留十萬並已用過臣近蒙借十萬
尚少一十七萬費乞于封樁庫支撥上批依奏文劄子
乞差借德壽宮寶儀翰林司并借乘輿器用必經付

甘昇施行矣人使遊天竺是日王相擬太上陵名凡五
而其末云永思上點永思而批云依點定舊例上仙後
一月內即進陵名王相遲疑累月初定用永元矣近忽
云上字元永改作永崇又以哲宗嘗議用此禁中不以
為然遂列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五名以進云

庚寅陰延和奏事呈修奉司乞將來遷懿節皇后御容
往太上下宮日拆去舊殿初欲依予奏下宮前殿奉徽
宗御容中殿設三后于龕當時祔懿節于後殿將來不

若徹去鴟吻之類留以奉安冊寶之屬免動工作似亦無嫌上以為然予奏當令修奉司取旨又呈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予奏紹興間改用淡黃袍并履比舊制已別今取聖裁上曰只布折角巾黑帶布袍明言用見今所服可也呈啟攢用三月十六日發引用十八日掩攢用三十日上曰亦合七月之期別難得日蓋自太后至皇孫避六處衝尅又謂予昨日已用永思陵名王相入駙賜人使宴

辛卯駕免過宮入局樞密院奏審入內侍省申陸詢傳宣入都內侍省使臣張聿修罷大行太上皇皇帝修奉司使承受兼都壕寨官提點造作一行事務差符思永承填日下供職或云聿修各支費而差使不均陵所兵匠任意使石灰火發以害之

壬辰國忌早同劉參率百官赴景靈宮行香金使詣德壽辭太上几筵王相與黃樞蕭參同侍從在焉其衣服禮儀如丁亥朝見日使副往浙江觀潮

癸巳垂拱殿後幄奏事次御垂拱殿引人使朝辭如正
旦使之儀答書慈庭棄養已馳訴于哀摧使駟將誠乃
伴貼于奠問具承書惠愴閱物儀沐軫念之惟勤知締
盟之彌永茲深感慟莫罄叙言李嶽之詞也

甲午寒食節假

乙未

丙申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二